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三十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一

集部

文選卷三十二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尚李周翰註

騷上

離騷經

屈平

銑曰史記曰屈原字平仕楚為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妬其才能譖毀之王乃流屈原

於江南不知所訴乃作離騷經離別騷愁也言已遭放逐離別愁苦猶陳正道以諷諫也

上述唐堯下序桀紂以香草善鳥龍鳳以譬忠貞君子以靈脩美人以喻於君以臭草惡禽颺風雲霓比小人援天引聖終不見省遂赴汨淵而死

王逸註

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與楚同姓仕於懷王

帝高陽之苗裔兮

逸曰苗胤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於滕隍氏

女而生老僮是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胤末之子孫恩深而義厚也 翰曰帝顓頊高陽氏言我與楚俱高陽氏

之苗裔

朕皇考曰伯庸

逸曰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

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已 濟曰屈原自稱也古人實與君同稱朕父死後稱之曰考

伯庸原父名也攝提貞於孟陬子逸曰太歲在寅曰攝提孟

為陬良曰于猶惟庚寅吾以降逸曰惟詞也庚寅日

於也餘同逸註為陰正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

體向曰庚寅日辰也降下也言我以攝提歲正月庚

寅日下母之體是皇覽五臣本初度兮肇

得陰陽中正之氣作鑒揆余于無于字

錫余以嘉名逸曰皇皇考也覽覲也揆度也肇始也錫

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正中故始名余曰正則兮字余

錫我以美善之名銑同逸註曰靈均逸曰正平也則法也靈神也均調也言平正可

曰靈均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

曰原故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曰原以法地夫人

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

其德觀其志也

翰曰禮始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

字之正平則法靈善也均亦平也言父親觀我初生時日

法度能正法則善平理故

思善應而名之以表其德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

以脩能

逸曰紛盛貌脩遠也言己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衆異也濟曰內美謂忠

貞也言內有忠貞

扈江離與辟芷兮

逸曰扈披也楚人名披為扈江

離芷皆香草也辟為幽也

五臣作紉

秋蘭以為佩汨

筆于余

若將不及兮

逸曰紐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言己脩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

為衣被紐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衆善以自約束汨去貌疾若水流也良曰紐結也言己脩身清潔披香草

以為服飾也汨疾也言歲恐年歲之不吾與逸曰言我月行疾若將追之不及也

然流去誠欲輔君心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

得輔於朝塞阼

之木蘭兮夕攬

五臣洲之宿莽

逸曰

也阼山名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已旦起升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勅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屈原以喻讒人雖欲困己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

翰曰言朝升山取木蘭承陽也夕入洲持莽順陰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經冬不凋故屈原取以自喻言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

與秋其代序

逸曰淹久也代更也序次也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久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

時易過人年易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逸曰

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言天時
 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
 舉賢用士則年老暮晚而功不成濟曰草木零落言
 歲晚喻年老也美人喻君也言歲暮年老而不早用賢
 於國無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其此度也五臣本上

也字逸曰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惡也以喻讒
 佞百草為稼穡之穢讒佞亦為忠直之害也改更也言
 願君務及年德盛壯之時修明政教棄遠讒佞無令害
 賢改此惑誤之度脩先王之法也良曰撫持也言持
 盛壯之年廢棄道德用讒邪之言為穢惡乘五臣馬作策
 之行何不早改此法度以從忠正之言

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

逸曰騏驎駿馬也以喻賢智言乘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

言任賢智即可至於治也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願
 來隨我遂為君導入聖王之道向曰騏驎駿馬喻賢

人言君能任賢人我得申展
則導引君入先王之道路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

之所在

逸曰昔往也后君也謂湯禹文王也至美曰純
齊同曰粹衆芳喻羣賢也言往古夏禹殷湯周

王所以能純美其德而有聲明之稱者皆舉用衆賢使
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也銑曰三后謂湯禹文

王也純美也粹不雜也衆芳喻衆賢也言
三王所以有純美之德以衆賢所在故也雜申椒與菌

桂兮豈維紐

五臣作

夫蕙蒨

昌改切逸曰申重也椒香
木其芳小重之乃香菌薰也

葉曰蕙根曰薰也紐索也蕙蒨皆香草也以喻賢者言
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化非獨索蕙

蒨任一人也翰曰雜非一也申用也椒菌桂皆香木
紉結也蕙蒨香草也皆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聖明雜

用賢人豈獨
任一人而已彼堯舜之耿
古迴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逸曰耿光

也介大也遵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以能有光明大德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

濟同

逸注 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

求步

逸曰昌披衣不

帶貌捷疾也徑邪道窘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良曰桀紂覆殷失道之君昌披謂亂也言桀紂若人使亂用捷疾邪徑急步而理之故身至滅亡

惟

五臣本

有夫字 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

逸曰黨朋也論語曰羣而

不黨偷苟也幽昧不明也險隘偷傾危也言己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妬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矣向 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

曰偷苟且也餘同逸注

績

逸曰憚難也殃咎也皇君也與君之所乘也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

君國傾危以敗先王之功銑曰敗績崩壞言我所以不難殃咎諫諍者恐君行事之失崩壞先王之功忽

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

逸曰踵繼也武迹也詩曰履帝武敏歆言已急

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廣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幸有奔走予

幸有先後是之謂也翰曰言欲忽然奔走先後以為輔翼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先王之迹荃不察

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

逸曰荃香草也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為

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齊疾也言懷王不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濟曰齊同也言君不

觀察我之中誠反信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觀人與之同怒於我

舍也

逸曰謇謇忠言貌也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舍止也言已忠言謇謇諫君之過必為身患然中心

不能自止而不言也
良曰謇謇直言貌我固知直指言之為己患恐君之敗故忍此禍患而不能止也

九天以為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
逸曰指語也九天謂中央八方也正平也

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故以喻君言己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

懷王之故欲自盡也
向曰九陽數謂天也脩長也言有神明長久之道者君德也故以喻君言我指天欲為

君行正平之道而君不用我故將欲自盡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遯而有佗

逸曰遁隱也言懷王始信任己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遁其情而有佗志
銑曰初始成平悔

改遯移也言君始與我平議國政
余既不難
五臣本有夫字
離

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逸曰近曰離遠曰別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離別也傷念

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翰曰傷惜也言我不難離別於君但惜君信讒而數變易余既滋

蘭之九畹

於遠

今又樹蕙之百畝

逸曰滋蒔也十二畝為畹樹種也二百四十步

為畝言已雖見放流猶種蒔衆香脩行仁義勤身自勉朝暮不倦濟曰滋蒔也三十畝曰畹樹蕪也蘭蕙草

喻行也言我雖被斥逐脩行彌多

畦留夷

夷

與揭

五臣作藕

車兮雜杜蘅與

芳芷

逸曰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芑興五十畝為畦杜蘅芳芷皆香草名也言已積累衆善以自

潔飾復植留夷杜蘅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良曰言積累衆芳自潔飾其德行

冀枝葉之

峻

五臣作茂

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

逸曰冀幸也峻長也刈獲也言已種植衆芳幸

其枝葉盛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獲取收藏而成其功也以言君亦宜畜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

也 向曰葭茂盛貌言我種植衆芳冀枝葉之盛願待
成時收刈藏而饗之喻君養賢以時進用而委其成理

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逸曰委病也絕落也言已所種芳草

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我乎
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已脩行忠信
冀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行也 鮑曰
萎絕黃落也衆芳喻衆賢也言我積行為讒邪所害見
逐亦猶植芳草為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
何能傷但恐衆賢志士見而是蕪穢不自脩也 衆皆

競進以貪婪

力含

兮憑不厭乎求索

逸曰競並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滿也

楚人名滿為憑言在位之人無有清潔之志皆並進取
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猶復求索不知厭飽 翰曰言
衆在朝者皆競為進取貪婪財利
在身雖滿不知厭足復為求索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

各興

五臣作興

心而嫉妬

逸曰羌楚人語詞也以心揆為恕量度也害賢為嫉害色為妬言在

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與己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推棄清潔使不得用也

濟曰羌乃也

言貪婪之人乃內恕於己以量度他人謂與己同貪若否則各生嫉妬之心讒譖之使不得進用

忽馳

驚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逸曰言衆人所以馳驚惶遽者追逐權貴求財利也

故非我心之所急務衆急於利我獨急於義者也良曰忽急也言衆人急於勢利而奔走非我所急也我所

急者仁義也

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

逸曰冉冉行貌立成也言

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速至恐脩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

向曰冉冉漸漸也立成也言我之

年漸漸將至恐脩理名德而不能成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

英

逸曰墜墜也言已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英言吞陰陽之精藥動以香淨自潤

澤 銑曰英花也飲香木之露食秋菊之花者取其香潔以合己之德

苟余情其信姱

苦

以練要兮長頗

呼感頷

乎

亦何傷

逸曰

苟誠也

練簡也

頗

不飽貌也

言已飲食

好美中心簡練而合道要雖長頗頷飢而不飽亦無所

傷病也

翰曰苟且姱大練擇也且信大擇要道而行

雖長饑苦亦

何傷於我

擊

五臣

作擊

木根

以結

蔭

兮貫

薜荔之

落

藥

逸

日

擊持也

貫累也

薜荔香草也

緣木而生落墜也

藥實貌

言已施行常擊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

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

濟曰根本貫拾也藥花心

也言我持木之本佩結香草拾其花心以表己之忠信

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

所綺

逸曰

胡繩香

草也

纚纚

好貌也

矯

矯

矯

矯

矯

矯

直也言已行雖據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芳之性細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已良曰矯舉也

纚纚索好貌言舉此香木以自害五臣作蹇吾法夫前脩兮

非時

五臣作世俗之所服逸曰言我忠信害害者乃上法前

行也向曰害難也前脩謂前代脩習道德之人服用也言我所以遭難者吾法前脩道德之人故不為世俗

所用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逸曰周合也彭咸殷賢大

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人欲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

自率屬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

五臣作民生之多艱

逸曰言已

自傷施行不合於俗將效彭咸沉身於淵乃太息長悲哀念萬人受命而生遭遇多艱以隕其身也翰曰艱

難也言我自傷忠信不合當代故太息余雖好脩姱苦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俗而多屯難

以譏居羈兮蹇朝諝而夕替

逸曰譏羈以馬自喻也韁在口曰譏羈草絡頭曰羈言

為人所係累也許諫也詩云諝予不顧替廢也言己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以為譏人所譏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蹇蹇於君夕暮而身廢棄也濟曰譏羈銜勒也言我雖習前聖人之大道而為譏人所銜勒不避難而諫朝諫而夕暮廢棄既替余以蕙纓兮又申之以攬茝

思羊今又申之以攬茝逸曰纓佩

帶也又復也言君所以廢棄己者以余帶佩衆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引芳茝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良曰纓佩也言君所以廢棄我者以我佩忠信之心故也申重攬持也然我猶攬芳草自結束以執貞節亦

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逸曰悔恨也言己履行忠信執守清白亦

我心中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也
良曰九數之極也言忠信貞潔我心所善以此遇害

雖九死無一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五臣曰逸

靈脩謂懷王也浩猶浩浩蕩蕩無思慮貌也言已

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敖放恣無有思慮

終不見省察萬人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

銑曰浩蕩法度壞貌言我怨君法度廢壞終不察衆

人悲苦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詠丁謂余以五臣善淫日逸

衆女謂臣衆也蛾眉好貌謠謂毀也詠音咏猶譖也淫

邪也言衆女嫉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善淫

不可信也猶衆臣妬嫉忠正言已淫邪不可任也翰

曰衆女喻譖臣也蛾眉美女喻忠直也謠詠謂譖毀也

言譖邪之人妬我忠直皆固時俗之工巧兮佞面規矩

譖毀之謂我善為淫亂

而改錯

倉故今時之工才知彊巧

逸曰偁背也圓曰規方曰矩錯置也言

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化危君國也濟曰規矩法則也言工

巧之人背違繩墨妄為法則改古之道妄置其妙敗材木而不堅固讒佞之人巧為言語離聖人之法亦必敗

國危

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

逸曰追隨也繩墨所以正曲者

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隨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脩仁義之道背棄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良曰言背繩墨之直而從其曲則屋壞苟為邪佞競合當代以取容

怵

鬱悒余侘

丑加

傴兮吾

獨窮困乎此時也

逸曰怵徒昆切憂貌也侘傴失志貌侘丑加切猶堂堂立貌也傴丑世切

在也楚人名住曰僚言我所怵怵而憂中心鬱悵悵然
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時俗屈求容媚故獨為時
人所窮困也向曰怵鬱憂思貌悵不安也言我憂
思而失時者以不能隨代求容媚故獨窮困於當時寧

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

逸曰溘猶奄也言我寧奄然而死形

骸流亡不忍以忠正之性為邪淫之態也

鮑曰言我終不忍為邪佞之態以自全

驚鳥之

之不羣兮自前代

五臣作世

而固然

逸曰驚鳥也謂能執服衆鳥鷹鷂之類也以喻

忠正言驚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

分守節不隨俗人自前代固然非獨於今

鷹鷂之屬此鳥執志剛厲不與衆鳥同羣忠正之士何

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逸曰言何所有圓鑒受方柄而能合者誰

有異道而相安邪言忠佞不相為謀也濟曰方屈心
木圓穴不可相合邪佞忠正異道而誰肯相安哉

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

呼候 逸曰抑案也尤過也攘除也詬耻也言己所以能屈案

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耻辱誅讒佞之人
如孔子誅少正卯也良曰我所以屈心案志者將欲

忍過除其深耻誅
讒佞清朝廷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逸曰

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代聖王
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也

向同悔相道之不察

五臣本有兮字

延佇乎吾將反

逸曰延長也佇立貌

詩云佇立以泣言己自恨視事君之道不明察當若比
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己之志

銑曰

悔恨相視
察審也

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逸曰迴旋也迷誤也

言及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已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欲還也 翰曰迴車復路將

還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 逸曰步徐行也 澤曲曰皋土高

曰丘四墮曰椒丘言已欲還則徐徐行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 濟

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進不潔也言我行蘭澤馳上椒丘且止息以待君命

入以離尤兮退將復 五臣本脩吾初服 逸曰退去也言無復字 己誠欲遂進竭

其忠誠君不肯納恐重遇禍將復去脩吾初始清潔之服 良曰尤過也言我將進入以相君事恐重離過患

故將退去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逸曰製裁餘同逸注 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逸曰製裁

荷扶葉也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芰荷集合芙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脩善益

明 向曰製裁集合也 芟荷水草言
裁合此物而為衣裳以自脩潔也

不吾知其亦已兮

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

逸曰岌岌

高貌陸離參差衆貌也言己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
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也 銑曰言君

不知我我亦將止然既不見用
我將高冠長佩整威儀以異衆

芳與澤其雜糅

女

兮唯

昭質其猶未虧

逸曰芳德之貌也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澤糅雜也唯獨也昭明也虧歇也言

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己
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身無有虧失而已所謂道行則

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
有香潤之德雖會於己不得施用唯獨守其明潔之質

翰曰芳香澤潤也言我

猶未為自
虧損也

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逸曰荒遠也言己欲

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
目往觀四遠之外以求賢君也 濟曰忽疾往去也言

已不見明故疾反顧遠視 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

彌章

逸曰菲菲猶勃勃也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已雖欲
之四荒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而衆盛忠信勃勃

而愈明不以遠故改其行 良曰繽紛盛貌菲菲香氣
也言我雖去四荒亦整其衣服佩忠信芳香之行彌加

明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

逸曰言萬人稟
天命而生各有

所樂或樂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以為常行
向曰言人性所樂各自不同或好財利或愛邪佞而我

獨以脩正直
之道為常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

五臣懲
作何

逸曰懲艾也言已好脩忠信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志
猶不艾也 銑曰言我執忠貞之心雖遭支解亦不能

變於我心更何所懼懲懼也

女嬃須之嬋媛兮申申其詈

五臣作罵予曰

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申重也言女嬃見已施行不與衆合以見放流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

曰言我行不合時故牽引古事而罵詈我

曰眩

五臣作眩

婞

胡作眩

直以亡

五臣作方

身兮

終然天乎羽

五臣本有山字

之野

逸曰女嬃詞也眩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葉而生眩婞

音脛狼也蚤死曰天言堯使眩治洪水婞狼自用不順堯命乃殛之於羽山死於中野女嬃比屈原於眩不承

君意亦將遇害

濟曰此女嬃之言也

死焉言原不承君意亦將遇害

汝何博謇

五臣作蹇

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

節

逸曰女嬃數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采往古好脩謇謇姱異之節不與衆同而見憎惡於世向曰嬃數

諫原云汝何博好古道於蹇難之世好脩直節獨為侈大之行資茲葦綠施失以盈室

今判獨離而不服

逸曰資蒺藜也葦王芻也施泉耳也詩曰楚楚者資又曰終朝采葦三者

皆惡草也以喻讒佞之盈滿也判別貌也女嬃言衆人皆佩資葦泉耳為讒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斥棄也銑曰資葦施皆惡草以喻讒佞判別也須言衆人皆體資葦之行盈滿於朝汝獨佩蘭蕙之德判別不同故見棄斥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

中情

逸曰屈原外因羣佞內被姊詈知時莫識言已心志所執不可戶說人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

翰曰屈原遭姊之罵因邪佞之惡不可世並舉而好朋門到戶說於人誰能察我情之是非乎

今夫何煢獨而不予聽

逸曰煢孤也詩曰哀此煢獨予我也言時俗之人皆行佞偽相

朋黨並相薦舉忠直之士孤黨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之也 濟曰言世俗之人並相進舉以為朋黨而我

忠耿孤獨誰肯聽我而用之

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

逸曰

也歷數也言已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歷前代成敗之道而作此詞者也 良

日中得也喟歎憑滿歷行也言我依前代聖賢節度而不得用故歎息憤滿而行澤畔矣 濟沅湘以

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

逸曰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於沅湘之

南言已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俗故欲度沅湘之南行就舜陳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秘要以自開悟 向

日沅湘江水名重華舜也葬江南言已行聖人啓九辯之道不容當代故將濟江南行就舜以陳說之 啓九辯

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

逸曰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

下啓能承志續叙其業有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
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叙而可歌也左傳曰六府三事謂
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
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夏康啓子太康也
娛樂也縱放也銑曰啓開也九辯九歌禹
樂名言禹開樹此樂而太康娛樂自縱而喪不顧難以

圖後分五子用失乎家巷

逸曰圖謀也言夏太康不遵
禹啓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

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兄弟五
人家居問巷失尊位也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
於洛汭作五子之歌此逸篇也翰曰言太康不思先
王之業不顧禍難以謀其後故使五弟失尊位家於問
巷

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

逸曰羿諸侯也田
獵也封狐大狐也

言羿為諸侯荒淫遊戲以佚田獵又射殺大狐濟曰
羿夏之諸侯淫佚田獵又好射大狐犯天之孽以亡其

國固亂流其鮮終兮浞任又貪夫厥家

逸曰鮮少也浞寒浞羿相也厥

其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田獵不恤人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衆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妻也羿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也良曰厥其家妻也言羿以夏衰亂伐而取其政而又為荒淫之行故為浞弑其身貪取其妻以亂易亂故其澆五身被服疆圉兮縱欲而不忍也逸曰澆寒浞子鮮終澆弔身被服疆圉兮縱欲而不忍也疆圉多力也縱放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強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欲以殺夏后相也向曰言澆恃多力故肆情縱欲不忍其諫以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逸曰康殺夏后相

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逸曰康安也首

頭也自上下曰顛隕墮也言澆既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首顛隕而

墮地也論語羿善射羿盪舟俱不得其死然左氏傳曰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氏以代夏
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
虎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
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
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應以取其國家外
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
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
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
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三國之燼
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
於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鉏同逸注

夏桀之常

違兮乃遂焉而逢殃

逸曰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逆於人理乃遂以逢殃咎為殷

湯所誅滅

翰曰桀夏亡王也言常

后辛之殄醢兮殷

宗用而不長

逸曰辛殷之亡王紂名也藏菜曰菹肉醬曰醢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祀

黃鉞行天罰殷宗遂不得久長也濟曰辛紂殷之亡王也菹醢肉醬也

湯禹嚴

五臣作嚴

而祇

敬兮周論道而莫差

逸曰

嚴畏也祇敬也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禹周之文王受命

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神人之助子孫蒙福也

良曰言湯禹周文皆嚴肅祇敬論議

道德無有差殊故得永年

舉賢而授能兮脩

五臣作循

繩墨而不頗

逸曰頗傾

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舉賢用能不顧左右循用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易曰無平不頗

向曰言文王舉賢用能循先聖法度無有頗僻故能安天下也

皇天無私阿兮覽人

五臣德焉錯

七故輔

逸曰竊愛為私所祐為阿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明神無所私阿觀萬人

之中有道德人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輔佐成其志也故
桀為無道傳與湯紂為淫虐傳與文王 良曰言皇天

無私親阿附之理但萬民之中有道夫維聖哲以茂行
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者佐而成之

兮苟得用此下土

逸曰哲智也茂盛也苟誠也下土謂
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

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人之主
曰言人有聖明之智茂盛之誠得用為天下之王

翰瞻

前而顧後兮相觀人

五臣之作民之計極
逸曰顧視也相視也
計謀也極窮也言前

觀禹湯之所以與顧視桀紂之所以
觀察萬人忠佞之謀窮其真偽

所以亡足以濟同逸注夫孰非義

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逸曰服服事也言人臣誰有
行仁義而不可任用誰有不

行信義而可服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可立非善則
行不成 銑曰孰誰服用也言人臣誰有不義不善而

可任用
者也

跖 詹

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

逸曰跖猶危也

言已正言危

行身將危亡上觀初代仗節之士我志所樂終不悔恨

初志終竟行猶未為悔

不量鑿而正柵

銳而今固前脩以菹醢

逸曰量度

也正方也言工不度其鑿而方正其柵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量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目

前代脩名之人以獲菹醢龍逢梅伯是也

曾 欽

許居欽許

余鬱悵兮哀

朕時之不當

逸曰曾累也欽懼貌也言我累息而懼鬱悵而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

菹醢之日

翰曰言累益欽欽而憂思有哀我不值明聖之君屬昏闇之代

攬

五臣口如蕙作孽女呂

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平逸曰茹柔爽也霑濡也衣皆謂之襟浪浪流貌也言

自傷放在山澤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猶引取桑
與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故失仁義也 濟曰茹臭也
蕙香草以喻 忠貞之心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 驂玉

虬以乘鸞

鳥計

兮溘

合苦

埃風余上征

逸曰敷布也

言已觀禹湯文王脩

德以興天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
復忠直身以菹醢乃長跪布衽俛首自省念仰訴於天

則中心的明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興化游故得乘
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已情緩憂思也有角曰龍無角

曰虬鸞鳳凰別名也山海經鸞身有五采溘猶奄也埃
塵也言我設往行游將乘玉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

去離時俗遠羣 小也良同逸注 朝發軔 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五

作懸 逸曰軔支輪木也蒼梧舜所居縣圃神山也在
崑崙之上淮南言崑崙縣圃雖乃通天言已朝發帝舜

之居夕至縣國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向曰
勒車輪也蒼梧舜所遊懸圃在崑崙山仙人所居言朝

夕遠遊神

欲少留此靈璫

先

今日忽忽其將暮

逸曰靈璫以喻君

璫門鑊也文如連鎖楚王之省閤也言已誠欲少留於
君之省閤以須政教日又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
已衰老也銑曰靈君也璫門閤也言我欲少
留於君之省閤日又忽然將夜言年已衰老
吾令羲

和弭節兮望崦

於

崦

茲

而勿迫

逸曰羲和日御也弭按

也崦崦日所入之山也

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日御按節徐
行望日所奔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盛時過賢君也
翰曰言我使羲和按節徐行
路漫漫其脩遠兮吾將上
望日不使迫於崦崦山也

下而求索

逸曰脩長也言天地廣大其路漫漫遠而且
長不可卒徧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

已合志者也
齊曰漫漫遠貌
飲余馬於咸池兮
搃余轡乎扶桑

逸曰咸池

日所浴也搃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言日出暘谷

浴於咸池拂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我乃往至東

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潔己身結我車轡於

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良曰飲馬咸池結

轡扶桑言遠遊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

五臣作

以相

冀得延年也

羊

逸曰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聊且也須臾相羊皆遊也言已搃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

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

羊而游以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蔽日使不得

過向曰逍遙相羊皆遊也言我折取前望舒使先驅

若木之技擊日御使迴且相羊而遊也

兮後飛廉使奔屬

逸曰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臣清白飛廉風伯也風為號令以喻君

命言已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

銑曰月喻清白之臣風喻號令言我

使清白之人求賢使風伯奉君命以告天下

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

五臣

作我以未具

逸曰鸞俊鳥也皇雌鳳以喻明知之士也雷為諸侯以興君言已使仁知之士如鸞皇先

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惰告我嚴裝未具

翰

吾令

鳳凰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

逸曰言我使鳳凰明知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志續

以日夜冀逢遇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

五臣作電

而來御

之音近逸曰回風曰飄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雲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已使鳳凰往求同志之士欲與俱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已又遇佞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

良曰飄風雲霓以

喻佞人也言我將求志士欲與共事於君反見邪惡之人相帥與屯結謀迎我使離舊德變節隨邪佞之徒

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

逸曰總總猶傳傳聚貌也班亂貌也陸離

分散也言已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讒佞傳傳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班然散亂而不可知之也向曰

紛亂也餘同逸注

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予

逸曰帝謂天帝也閭

主門者閭闔天門也言已求賢不得嫉惡讒佞將上愬天帝使閭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

銑曰閭主門人也言已惡讒佞將上訴於天帝使閭人開天門閭人又倚天門望而拒我不得入時暖

暖其將罷

五臣作疲

兮結幽蘭而延佇

逸曰暖暖昏貌罷極也言時世昏昧無有

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而長立有還意也翰曰言時代昏闇周行疲極不遇賢明故結香草自

潔長立而無趨向

世溷

呼本

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

逸曰溷亂也濁

貪也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妬忠信濟曰蔽隱也言時代亂濁不能分別好惡好隱人

美行嫉妬忠良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

力名

風而綈

息列

馬

逸曰濟度

也淮南子曰白水出崑崙之源飲之不死閭風山名在崑崙上綈繫也言我見中國溷濁則欲度白水登神山

屯車繫馬而留止白水潔淨閭風清明言已脩潔白之行不懈怠也良曰白水神泉也閭風仙山也綈係也

言世皆濁亂將濟神泉升仙山係馬以遠濁世而自潔清

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

之無女

逸曰楚有馬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已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為之悲而流

涕向曰高丘楚山名女神女喻忠臣也言我將遠志忽反顧楚國無忠臣心為之悲而流涕溘吾遊

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

逸曰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含繼續也言我遊奄然至於

青帝宮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復折瓊枝以續佩守行仁義志彌固也

銑曰見萬物始生乃折取瓊草之枝

以續佩帶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

逸曰榮華喻顏色也

落墮也相視也貽遺也言已既脩行仁義思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遺

之與俱事君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

逸曰豐隆

翰同逸注

雲師處妃神女也以喻隱士言我令雲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處妃者欲與并力也

濟曰處妃洛

水神以喻賢臣言我使雲師求賢臣所在聘之與同治也

解佩纓相

以結言兮吾令

蹇脩以為理

逸曰纓佩帶也蹇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迷禮意也言既見處妃則解我佩帶之

王以結言語使古賢蹇脩而為媒理也伏義時淳朴故使其臣良曰言我既見處妃解佩帶取玉結言契令

蹇脩為媒以紛總總其離合今忽緯繡呼其難遷逸曰

通辭理也垂戾也呼麥切遷徙也言蹇脩既持其珮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垂戾而見距絕

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向曰紛亂也總總聚也言將通佩玉神女譏人亂聚毀敗令其意一合一離忽為垂

戾而夕歸次於窮石今朝濯髮乎洧于槃五臣作盤

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言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有槃水名也禹大傳曰洧槃之水出崦嵫之山言處妃

體好清潔暮所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槃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銑曰窮石弱水出處洧槃水名出崦嵫

山夕舍窮石朝沐洧槃保厥美以驕傲今日康娛以淫言邈世之士遠趨清潔

遊

逸曰倨簡曰驕侮慢曰傲康安也言處妃用志高遠
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無事君之意

翰曰淫久也言隱居之人自保其美德
以驕傲於世日日安樂久遊無意以匡君

雖信美而無

禮兮來遠棄而改求

逸曰遠去也改更也言處妃雖有
美德驕傲無禮不可與共事君來

去相棄而更求賢

濟曰言隱居之人信有美德而不
崇禮敬不可與事君當遠棄此人改求賢者共同志事

君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

五臣作
天乎

余乃下

逸曰言
我乃復

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
觀視四方之極周遍求賢不得我乃復下來

銑曰言

望瑤臺

之偃蹇兮見有娥焉

之佚

逸女

逸曰偃蹇高貌有娥國
名也佚美也謂帝嚳之

妃契母簡狄也簡狄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詩曰
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言有娥氏有美女為

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已望瑤臺高峻睹有娥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良曰瑤臺玉臺也娥女契母簡狄喻

貞賢也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逸曰鳩惡鳥也明

賊言我使鳩為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向曰鳩惡鳥喻讒佞言我使讒佞之

人往聘忠賢讒佞所疾故云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他巧逸

逝往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而無要實復不可信也銑曰雄鳩多聲佻輕也言我使

辯捷之士往聘忠賢我又惡其輕巧而不信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

可使雄鳩多言少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

不可也翰曰言鳩皆不可信故猶豫狐疑而不能決定欲自往以無媒介不可也鳳凰既受

詒異 兮恐高辛之先我

逸曰高辛嚳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為帝嚳次妃有娥氏

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人若鳳凰受禮遺將恐帝嚳以先我得簡狄也 濟曰詒遺也高辛帝嚳也言我得

賢人如鳳凰者受遺玉帛將行就聘又 欲遠集五臣作進 而恐帝嚳先我而得之帝嚳諸國賢君

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

逸曰言已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他方又無所之故

且遊戲觀望以忘憂也 良曰言求忠賢不及少康之得欲往遠方又無所止且浮觀而逍遙

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逸曰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也姓姚氏舜後也昔寒浞

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緡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収夏衆遂誅滅澆復禹舊績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索處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少康留止有虞而得二妃以成

顯功也是不欲遠去貌向曰言遠遊微隱不遂求賢不得美少康留立而成功是原不欲遠去之意理

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

逸曰拙鈍言已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鈍

達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姚又恐道理弱於少康而媒無巧辭導引不能堅固使

君回時

五臣作世

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逸曰再言時溷濁者

懷襄二世不明故羣下好蔽中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翰曰溷亂也言時代亂濁嫉妬賢良蔽隱美行稱揚

邪閨中既以

王逸本無以字

邃遠兮哲王又不寤

逸曰小門謂之閨邃深也

哲知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邃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主尚不覺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己是也何況不智之君而以閨蔽固其宜也濟曰閨中宮門中也言宮中深遠視聽難通故哲智之王不能覺

察忠
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五臣有與此終古逸

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之君終
古居乎意欲復去也良曰言我懷忠信之情無所啓

發安能忍而與昏主索所瓊茅以筵廷筭專兮命靈氛

為余占之逸曰索取也瓊茅靈草也筵小破竹也楚人

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則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
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靈氛占其吉凶

向曰筵竹筭也靈氛古之善占者言
取草筭命靈氛使卜占去住之理
曰兩美其必合兮

孰信脩而慕之逸曰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

慕及者乎已宜以時去之也銑曰曰者靈氛語辭也
兩美謂君聖臣忠也言如是則必相合孰誰也楚國誰

能信明善惡欲脩行
忠正慕己之德者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

逸曰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楚國有君臣可
止乎 翰曰靈氛言天下九州之地甚寬博

曰勉遠

逝而無孤

王逸本無孤字

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

兮爾何懷乎故宇

逸曰爾女也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
獨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君而不去

也此皆靈氛之詞 濟曰靈氛曰但勤
力遠去誰有求忠臣而不擇取汝者

時

五臣作世

幽昧以

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

逸曰眩曜惑亂貌屈原答靈
氛曰當時之君皆暗昧惑亂

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已乎是難去之意
良曰言當代之君皆闇昧惑亂誰能察我之善惡而用
之乎原以此答靈人五臣本

好惡

鳥

其不同兮惟此

氛難去之辭也

靈人

五臣本

作民

好

去

惡

鳥

故

其

不

同

兮

惟

黨人其獨異

逸曰黨鄉黨楚國也言天下萬人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向曰好

愛惡憎也言人皆有愛憎之性不同惟楚鄉之人更甚異

戶服艾以盈要平兮謂幽

蘭其不可佩

逸曰艾白蒿也盈滿也言楚人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芬芳反云幽蘭臭惡為不

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近也銑曰言楚國家門比戶皆服艾草滿於要帶謂蘭不堪佩帶

言皆好讒佞謂忠正不可行於身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分宜理

池美之

能當

逸曰察視也理美玉也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曜自衍照言時人無能識藏否觀視衆草尚不能別

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為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難翰曰覽

視也言楚人視草木猶未知香臭之宜豈能辨玉之臧否而當之乎玉喻忠貞言忠貞之難知也

蘇糞

壤以充幃

暉

兮謂申椒其不芳

逸曰蘇取也充滿也壤土也幃謂之騰騰香囊

也言取糞土以滿香囊佩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香言近小人而遠君子 濟曰幃香囊言取糞壤滿香袋

而帶之反謂申椒臭而不帶此喻近邪佞遠忠貞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

而狐疑

逸曰此言己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狐疑念楚國也 良曰言己欲從靈氛勸去之占則心

中狐疑不忍棄忠直 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所而要之逸曰巫咸古神巫也

當殷中宗之世降下也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下來願懷椒糈要之使筮吉

凶 向曰糯米也所以享神言巫夕從天 百神翳其備

下來我則懷椒米要而享之以問吉凶也 降兮九疑續其並迎逸曰翳蔽也續盛貌也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已椒糈則將百神

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迎我知己之志 銑
曰續衆多貌言巫咸得已椒糈則領百神蔽日而下舜
又使九疑之神衆來相 皇剌剌 其揚靈兮告余以吉
迎言賢聖知己之志

故 逸曰皇皇天也剌剌光貌言皇天揚其光 曰勉升降
靈使百神告我當去尤吉善也向同逸註

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 逸曰矩法也矱於縛切度
也言當自勉上求明君下

索賢臣與已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為化也 濟曰曰
巫咸辭也勉彊也上謂君下謂臣矱度也言當自勉彊

上求明君下訪賢臣求法度與 湯禹儼而求合兮摯臯
己同者因共為治此巫咸之言

五臣本 繇而能調 逸曰儼敬也合匹也摯伊尹名湯臣
也答繇禹臣也調和言湯禹至聖猶

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答繇力能調和陰陽而安
天下 良曰調和也言湯禹至聖尚敬承天命求合己

之賢臣伊尹咎繇之徒相理陰陽而安天下

苟中情其好脩兮

五臣本有又字

何必

用夫行媒

逸曰行媒喻左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

薦達之

向曰苟且也言且中心好善常自脩潔則明君自當舉作何必須左右之達

說操築於

傳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逸曰說傳說也傳巖地名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傳說抱懷道德

而遇刑罰操築作於傳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像使求之因得說登以為公道用大興為殷高宗

銑曰說賢人代胥靡刑人操築於傳氏之巖武丁殷王名夢得賢相因使刻所夢之形求得說於傳巖委任

之不疑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

逸曰呂太公之氏姓也鼓鳴也言太

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化興蓋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

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為師翰曰遭遇也呂望太公也避紂之亂鼓刀為屠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

遇而舉之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逸曰甯戚衛人該備也甯

戚脩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用為卿備輔佐也

逸濟同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五臣本未央逸曰晏晚

也央盡也言己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晏晚所以成德化然年時亦未盡若三賢之遭遇良曰言我

所以求輔於君者將及年歲恐鵲弟之先鳴兮使未晚以成德化餘同逸注

五臣本有夫字百草為五臣本之不芳逸曰鵲鵲一名賈鵲常以春分鳴也言我恐鵲

鵲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芳不成以喻讒言先使忠直之士被罪過也向曰鵲鵲鳥名秋分前鳴

則草木彫落言我常恐此鳥之鳴使草何瓊珮之偃蹇
木不芳香也喻讒臣為言以害忠良矣

兮衆愛然而蔽之

逸曰偃蹇衆盛貌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衆人愛然而蔽之傷

不得施用也

銑曰瓊玉也偃蹇盛貌以喻德也衆惟

小人也愛亦盛也言我有美德為小人衆盛而蔽之

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妬而折之

逸曰信亮也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

恐妬我正直欲必挫折而敗也

翰曰此黨謂楚國也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

以淹留

逸曰言時俗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

濟曰繽紛亂也淹久也言世亂變易不

可住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逸曰荃蕙皆香草言蘭芷之草

變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茅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良曰茅惡草以喻讒臣

也言時代昏亂君子變為小人忠信化成邪佞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

五臣本艾也五臣本無也字逸曰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為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

今皆佯愚向同逸注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逸曰言士人所以變直為

曲者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士之故銑曰言明智之士佯愚者豈有他故為君不好脩潔之士而自

損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逸曰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恃怙

也實誠也言我以子蘭能進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翰曰蘭懷王

弟也羌乃也言我以蘭為可怙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恃乃無實材但容貌長大而已

引五臣本乎衆芳逸曰委棄也言子蘭棄其美質正直之性隨從諂佞苟欲引於衆賢之位

而無進賢之心
椒專佞以慢慝
刀**兮檄**
殺**又欲充其佩**

幃

音憚 逸曰椒楚大夫子椒也慝淫也檄茱萸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似賢而非賢也幃盛香之囊也以

喻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間而行淫慢諂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皆使居親近無有憂國

之心責之也 良曰言子椒專佞而為慢淫似賢而非賢列大夫位在君左右不為忠正之行如茱萸之在香

囊妄充佩帶**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
逸曰干求也祇

敬也言子蘭子椒苟欲求進自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者而舉之乎 向曰言子蘭子椒既自

求進而務入君之祿何**固時俗之從流**
五臣本**兮又孰**

能無變化

逸曰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眾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

乎疾之甚也 銑曰固此諂佞之俗流
行相從誰能不變節隨時以容身乎

覽椒蘭其若茲

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逸曰言觀子椒子蘭變節若此豈
況朝廷衆臣不為佞媚以容其身

邪 翰曰子椒子蘭尚變節若此
何況衆賢而不從俗以自容身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

厥美而歷茲

逸曰歷逢也茲此也言已內行忠正外佩
衆芳此誠可貴重不遭明君棄其至美而

逢此咎也

濟曰惟此原自屬也言
我內懷忠正外佩衆芳餘同逸注

芳菲菲而難虧兮

芬

五臣有
兩芬字

至今猶未沫

亡貝反逸曰虧歌也沫已也言
已所行芬芳芳誠難虧歌至今尚

未已也

良曰虧損也言已芳菲之盛
誠難損歌雖遭棄逐至今猶未已也

和調度以自娛

兮聊浮游而求女

逸曰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已之行
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徐浮游以

求同志

向曰

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逸曰上謂

女同志人也

君下謂臣 銑曰言脩飾及盛壯之時周遍遠觀四方有君臣上下賢明者欲往就之

靈氛既告

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

逸曰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日吾將去君

而遠行

翰曰歷選也言靈氛告我遠去吾我今選擇吉辰良日將行訪賢君

折瓊枝以為羞

兮精瓊蘩以為糧

音張也糧糧也言我將行乃折瓊枝以

逸曰羞脯也精鑿也蘩屑

為脯脂精鑿玉屑以為儲糧飲食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

香潔冀以延年也

濟同逸注

象以為車

逸曰象象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知之獸載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德似龍玉而世俗

莫識也

良曰飛龍喻道瑤玉名以比君子之德言我遠遊但駕此道德以為車

何離心之可

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逸曰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己殊志故將遠去自疏而

流遁也

向曰離別也言忠佞兩心不可同吾將遠去自疏遠也

遭吾道夫崑崙兮路

脩遠以周流

逸曰遭轉也楚人名轉為遭言已設去楚國遠行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長遠周

流天下以求所安餘同志

注

揚志

五臣無志字

雲霓之晦藹兮鳴

玉鸞之啾啾

逸曰揚披也晦藹翳鬱陰貌鸞鸞鳥也以玉作之著於衡和著於軾啾啾鳴聲言從

崑崙將遂升天披雲霓之翳鬱排羣佞之黨羣鳴玉鸞之啾啾而有節度也

旌旗掩藹旌旗蔽日貌玉馬珮也鸞車鈴也

朝發軔於

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

逸曰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言已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

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
濟曰軻車輪也東極曰天津西極日所入也言朝發

東方夕至西極順天道也

鳳凰翼

五臣作紛字

其承旂兮高翺翔之翼翼

逸曰翼敬也旂旗也畫龍蛇為旂翼翼和貌也言已動
順天道則鳳凰來隨我車敬承旌旗高飛翺翔翼翼而
和嘉忠正懷有德也良曰言我行順天道忽吾行此
故鳳凰承旂引路飛翔翼翼然扶衛於己

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

逸曰流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入於流沙遵循也赤水出

崑崙容與遊戲貌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
遊戲雖行遠方動以清潔自洒飾也向曰流沙西極

赤水出崑崙山容與遊戲貌

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

逸曰舉手

曰麾小曰蛟大曰龍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度也言
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渡我動與神獸聖王相

接言能度萬人之厄 銑曰麾招梁橋也西皇少昊也
言我招蛟龍使為橋告少昊濟渡言能感神獸聖帝相

接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

逸曰艱難也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

阻多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使從邪徑以相待也
以言已所行車遠莫能及 翰曰言遊崑崙山道路長

遠而多險難故令衆車奔騰於邪路不周以左轉兮指
徑相待言已遊高遠莫能及也

西海以為期

逸曰不周山名在崑崙山西北轉行也指語也期會也言已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

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
不合於俗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已同志也 濟

同逸

屯余車其

五臣無其字

千乘兮齊玉軼

犬

而並馳

逸曰屯陳

也軼轄也言乃屯陳我車前後千乘齊以玉為車轄並
馳左右從已者衆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 良曰屯

聚乘車也。軌車轄也。車所以載已言君子以德自載亦如車馬聚千乘者言道德之多並運於已所在可馳走

也。駕八龍之婉婉阮於兮載雲旗之委移五臣作逶迤逸

已駕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移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已德如雲雨能潤施向曰八龍八節之氣也。委移長貌言我所往皆與神遊故可御氣為載雲為旗也。婉婉美

貌。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逸曰邈邈遠貌也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

志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逮及銑曰言我雖御氣乘雲抑志按節徐行以候世人其邈遠莫能

逮及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樂逸曰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九

韶舜樂也尚書曰蕭韶九成言已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九德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遊

戲榑樂而已

陟升皇之赫戲

平兮忽臨睨

計五夫舊鄉逸

翰同逸注

皇皇天也赫戲光明之貌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已雖

陟崑崙過不周度西海舞九韶升天庭據光曜不足以

解憂猶復顧楚國愁且思也濟曰陟升言僕夫悲余

我升天庭對光曜忽復下視楚國而愁思也

馬懷兮蜷局顧顧五臣無而不行蜷局曰僕御也懷思也

屈原設去時離俗周天匝地意不忘舊鄉望見楚國僕

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失以

辭自見以義自明也良曰懷歸也蜷局不進貌言我

升天下見楚國御者悲泣我馬思歸蜷局迴顧而不肯

行也此終志不亂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摠撮

去故辭義自明亂曰行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陳詞

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

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

懷乎故都

逸曰己矣絕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屈

人知我忠信之故也自傷之詞也言衆人無有知己已

復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向曰言時代無知我之忠

正者又何須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歸於楚國逸曰言時世人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善政

九歌四首

屈平

銑曰楚南郡之色沅湘之間其俗信鬼好祠作鼓舞以樂諸神原既遭放逐含懷憂

患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辭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言事神之歌下寄見黜之

情以諷焉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名矣

王逸注

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

舞因為作九歌之

曲託之以諷諫也

東皇太一

濟曰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
列於篇後者亦猶毛詩題章之趣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

逾兮上皇

逸曰日謂甲乙辰謂寅
卯也穆敬也愉樂也上

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己將脩祭祀必擇吉辰之日齋戒
恭敬以宴樂天神向曰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

東以配東帝
故云東皇

撫長劍兮玉珥

餌

璆鏘鳴兮琳琅

逸曰撫
持也珥

謂劍鐔也劍者所以威不服衛有德故撫持之也璆琳
琅皆美玉名也鏘珦聲也詩曰佩玉鏘鏘言已供神有

道乃使靈巫佩持好劍以辟邪惡垂衆佩周旋而舞動
鳴玉玉鏘五音而和且有節度翰曰玉珥劍鐔也璆

琳琅皆玉名以之

為珮鏘然而鳴

瑤席兮玉瑱

鎮盍將把兮瓊芳

逸曰

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己脩飾清潔以瑤玉為席美玉為瑱靈巫何不持乎乃把玉枝以為香

濟曰言靈

巫何不持瓊枝以為

蕙肴蒸兮蘭藉

夜

奠桂酒兮椒漿

芳香皆取美潔也

逸曰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桂酒切桂以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己供待彌敬及以蕙蒸肴芳蘭為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

良曰以蕙草蒸肉以蘭藉飲食以桂置酒中以椒置漿中皆取芬芳也肴肉也蕙蘭

揚枹

浮

兮拊鼓疏

皆香草也奠祭也桂椒皆香美木

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逸曰拊擊也疏希也言膳既具不敢寧處親舉枹擊

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浩大也言己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

銑曰揚舉也枹鼓

杖也使疏節希緩而安音清歌復
陳列等瑟大倡作樂以極其情

靈偃蹇兮姣服芳菲

非兮滿堂

逸曰靈謂巫也偃蹇舞貌也姣好也服飾也
菲菲芳貌也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

足奮袂偃蹇而舞芬芳菲菲盈
滿堂室也向曰菲菲香氣也

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

兮樂康

逸曰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也繁衆也欣
欣喜貌康安也言己重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

盛美神已歡欣厭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多福也屈
原以為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歆其祀
而惠降以祉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
放逐以危殆也翰曰繁會錯雜也君謂東皇也欣欣
和悅貌言脩潔酒食極陳鼓樂神常歡歆而降之
福自傷忠信事上卒不見明而遭放棄以至危苦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負巨兮既留爛昭

昭兮未央

逸曰華采五色也若杜若也言已將修饗祭以事靈神乃先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

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潔飾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蜷巫迎神道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爛光貌也昭昭明明貌也未央未已也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神顏貌矜莊形體連蜷神則歡喜安留見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長無極已良曰蘭若皆香草也靈巫也連蜷導引神貌央極也言將祭祀之事先使靈巫沐浴蘭芳衣五色之服務其芳潔又飾若英也導引也雲中君使留心於此神光爛然明明無極雲中君雲師屏翳也

蹇將憺

徒監

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

逸曰蹇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也祠

祀皆欲得壽故名為壽宮也言雲神既至在於壽宮歆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

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暗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銑曰蹇辭也壽宮祠神

所也神既安樂德又龍駕兮帝服聊翔游兮周章逸曰龍駕

光明乃與日月齊也

龍駕兮帝服聊翔游兮周章

逸曰龍駕

言雲神駕龍帝謂五方之帝也服飾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兼衣言青黃五采之色與五方帝同服也聊且

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翔翔周流往來且游且翔也向曰言神駕雲龍之車為五方帝服

翔游周章往來迅疾貌靈皇皇兮既降焱逸曰靈

靈皇皇兮既降焱

逸曰靈

也皇皇美貌也降下也言神來下其皇皇而美有光文也焱去疾貌雲中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

飽焱然遠舉復還其處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

翰曰雲中神所居

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

逸曰覽望也兩河間曰冀州餘猶他方也言雲神所在高邈乃望於冀州尚復見他方也窮極也言雲神出入

奄忽須臾之間橫行四海安有窮極者也濟曰言神所居高絕下覽冀州橫望四海皆有餘而無極冀州堯所都也思有道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懔懔五臣作之君故覽之逸曰君謂雲神懔懔憂心貌也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方以志己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中心煩勞而懔懔良曰夫君謂靈神以喻君也言夫君所居高遠下制有國我之思君終不可見故歎息而憂心也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

逸曰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君所在土

地肥饒又有嶮岨故其神常安不肯游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蹇詞也留待也中洲洲中也水中

可居者為州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
以為堯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反

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為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二女
銑曰君湘水神也蹇語辭也言神樂其所居猶豫不降

於此誰將留待於中
美要眇兮宜脩沛
吾乘兮桂

舟
逸曰要眇好貌也修飾也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
宜脩飾也沛行貌也舟船也吾屈原自謂也言己雖

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船沛然而行
儀美好又宜脩飾也我復乘桂舟以迎神也舟用桂者

取香潔
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逸曰沅湘水名

危殆願君令沅湘無波涌使江順徑徐流則得安也
翰曰願神使波安流而我不危殆也沅湘二水名望

夫君兮歸
來吹參差兮誰思
逸曰君謂湘君參差

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君當復誰思念良曰夫君神也謂神肯來斯而我作樂吹聲參差當復思誰言思

神之甚駕飛龍兮北征邇連吾道兮洞庭逸曰屈原思神略垂意念楚國

駕飛龍北行還亟歸故居也邇轉也洞庭太湖也言己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之側安委曲之

徑欲急至也良曰原思既畢念反楚國願辟薄荔麗駕飛龍北行轉道於洞庭湖上而直歸也辟開荔麗

拍兮蕙綢承五臣荃七橈兮蘭旌五臣作旗逸曰薛荔香草也拍搏壁也

綢縛束也詩曰綢繆束楚荃香草也橈小楫也屈原言己居家則以薛荔搏飾四壁蕙草縛屋乘舟船則以荃

為楫檣蘭為旌旆動以香潔自脩飾也鉅曰薛荔蕙荃蘭皆香草也原言我居家縛香草以搏四壁亦以為

楫棹亦以為旌旗芬芳潔清有如此也望涔岑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

逸曰涔陽者江陵名也近附郢極遠也浦涯水也靈精
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海之遠浦附郢
之陵以泄憂念橫度大江揚已精誠冀能感悟懷王使
還已也向曰涔陽浦接於楚都極遠也言我遠游此
浦將橫絕大江揚其精誠於
君側冀君感悟復命我也
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

為余太息

逸曰極已也女謂女嬋也屈原姊也嬋媛猶
牽引也言已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從

達故女嬋牽引責之數為已太息悲傷欲使屈原改性
易行隨風俗也翰曰女謂屈平姊女嬋也言我揚精

誠未已女嬋牽引時事以為不變**橫流涕兮潺湲**
節從俗終不可而為我歎息也**橫流涕兮潺湲**
連**媛**為

隱思君兮

符側逸曰潺湲流貌也屈原感女嬋之言
亦欲變節而意不能改內自悲傷涕

泣橫流君謂懷王也**徘徊**也言已雖見放棄隱伏山野
猶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良曰潺湲流貌**徘徊**也感

女嬃之言泣涕橫流

桂擢兮蘭棹

例

斲冰兮積雪

逸曰斲

也言已乘船遭天盛寒舉其楫斲斲冰凍紛然如積雪言已勤苦斲曰擢楫也棹船傍板也桂蘭取其香也言志不通猶乘舟值天盛寒舉其楫棹斲斲冰凍紛如積雪徒為勤苦而不得前

采薜荔兮水

中搴芙蓉兮木末

逸曰搴手取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屈原言已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

志不合猶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緣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向曰薜荔香草也生於陸芙蓉荷華也生於

水言已執忠信之行求合於君亦猶入水池之中而采薜荔登山木之末而取芙蓉固無遂理寧取也

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

逸曰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

屈原自喻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勞而已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絕也言已與君同姓共祖

無離絕之義 翰曰為婚姻者其心不同徒使媒人勞
苦恩情不能甚厚者則必輕易離絕事君之道亦類此

馬 石瀨兮淺淺 飛龍兮翩翩 逸曰屈原憂愁俯視川
水見石瀨淺淺疾流而

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棄在
草野終無所登至也 濟曰瀨湍水也淺淺流貌原既

憂怨下視水石淺淺而流仰觀飛龍 交不忠兮怨長期

翩翩而舉物皆遂性我獨不然也 交不忠兮怨長期

不信兮告余 五臣以不閒 音閑 逸曰交友也忠厚也
作我以不閒 朋友相與不厚則長相怨恨

也言已執履忠貞雖獲罪過不敢怨恨於衆人閒暇也
言君常與已期欲其為治後以讒言之故更告我以不

閒暇遂以疏遠 良曰言君與臣下為友而臣為不忠
則怨而責之已為不信則以為閒爾疾其君初欲與已

為治後遂 朝騁騫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 逸曰朝以喻
相背焉 已盛也澤曲

曰臯言已願及朝明已年盛時任重馳騁以行道德弭
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日日落衰老弭情

安意終於草野銑曰夕喻衰也喻已盛少之時願驅

馳於君前及衰謝之日反安意於草野自歎之辭也騁

驚疾行也弭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逸曰次舍也過

節安意也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信為次周旋也

言已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我之屋上流水周旋

已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鼈為伍向曰言已在江湖

之中鳥止於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逸

水周繞於堂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逸

玦玉珮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也故與環即還與玦即

去也遺離也珮瓊琚之屬也言已雖見放逐常思念君

設欲遠去猶捐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已示有還意

濟曰捐遺皆置也玦珮皆朝服之飾置於江澧二水之

涯者冀君命已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逸曰芳

猶可以用也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洲香草

叢生水中之處遺與也女陰也以喻臣謂己之儔匹也
言己願於芬芳絕異之州采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思
與同志終不變更良曰芳州多生香草也故於此采
杜若焉下女喻賢臣也欲將己之美投於賢臣者思與
同志復為治道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逸曰言日不再盛也
中年不再盛也
逍遙遊戲也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已既老矣不
遇於時聊且逍遙而游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
銑曰自言憂愁欲以決死死不再生何由復
遇逍遙容與待君之命冀得盡其誠心焉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逸曰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

英隨帝不反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眇眇好貌也
予屈原自謂也堯二女儀德美好眇然絕異又配帝舜

而乃沒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而遇暗君亦將沈
身湘流故曰愁我也向曰其神儀德美好愁我失志

焉嫋嫋鳥奴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逸曰嫋嫋秋風搖木貌言秋風疾則

草木搖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言君政急則衆人愁而
賢者傷矣翰曰洞庭湖名言秋風疾則草木搖落江

胡生波喻小人用事則君子棄逐

登白蘋兮

五臣本無登字蘋作蘋音煩

騁望與佳

期兮夕張

去聲叶韻

逸曰蘋草秋生騁平也佳期謂

言己願以始秋蘋草初生望平之時脩設祭具夕早酒

夕設祭祀張帷帳冀夫人之神來

鳥萃兮蘋中曾何為

兮木上

逸曰萃集也曾魚網也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曾當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

所也 濟曰蘋水草也鳥當集木上今在水中 沅有芷
習宜置水中今在木上以喻己志反覆失所也

止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逸曰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外有芬

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早說尊故變言公子也言已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違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 銑曰芷蘭皆香草也喻己之善也

公子謂夫人喻君也 未敢言者欲待賢主 慌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逸曰

言神鬼荒忽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之但見水流潺湲也 向曰慌忽無形貌言遠望不見但

觀流水 麋何為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

逸曰麋獸名蛟龍類

也言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在水涯以言小人當處野而升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為僕隸

翰曰麋當在山野今在庭中蛟當在深泉今朝馳余馬在水際以喻君子小人翻覆失所也商際也

兮江皋夕濟兮西滙

時制切 逸曰濟渡也自傷驅馳不出湖澤之域 齊曰澤畔曰皋

滙水涯也言朝夕往來不出於湖澤之間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

逸曰

予屈原自謂也偕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冀湘夫人有命呼已則願騰駕而往不待侶偶也

良曰佳人謂湘夫人也冀聞夫人召我將騰馳車馬與使者俱往喻有君命亦將然矣

築室兮水

中葺

七

之兮以荷蓋

逸曰屈原困於世上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 銑曰葺浹

也自傷困於世上願築室結茨於水底用荷葉蓋之務以清潔託附於神而居也

荃壁兮紫

壇播芳椒兮成堂

逸曰以荃草飾室壁累紫貝為壇布香椒於堂上 向曰荃香草也紫紫

貝椒香木也以此桂棟兮蘭橑老辛夷楣眉兮葯角房

逸曰以桂木為屋棟以木蘭為榱辛夷香草以作戶楣

葯白芷也房室也翰曰桂香木蘭辛夷葯香草也橑

椽也楣門楣也又罔辟荔兮為帷擗覓蕙五臣揚彌兮

以馨香為房之飾罔辟荔兮為帷擗覓蕙五臣揚彌兮

既張逸曰罔結也結辟荔為帷帳擗折也以折蕙覆楊

帳擗折以為屋聯白玉兮為鎮疏石蘭五臣本以為芳

畫張設於中也白玉兮為鎮疏石蘭五臣本以為芳

逸曰以玉鎮坐席石蘭香草疏布陳也良芷葺五臣

曰以玉鎮坐席也石蘭香草疏布其芳氣本有

之兮荷屋繚了之兮五臣本杜蘅逸曰葺蓋屋也繚縛

字兮荷屋繚了之兮五臣本杜蘅逸曰葺蓋屋也繚縛

銑曰芷杜蘅皆香草也以芷草及荷合百草兮實庭建

葉葺以蓋屋又束縛杜蘅置於水中合百草兮實庭建

芳馨兮無門

逸曰合百草之華以實庭也馨香之遠聞者也積之以為門廡也屈原生遭濁世憂

愁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眾芳以為殿堂脩飾彌盛行善彌高也向曰

百草皆香草實滿也建樹馨香廡屋也言又以九疑

兮並迎去靈之來兮如雲

逸曰言舜使九疑之山神續然來迎二女則百神侍送眾

多如雲翰曰舜葬九疑山使其山之捐余袂兮江中

遺余襟

襟兮澧浦

逸曰袂衣袖也襟襜褕也屈原設託與湘夫人共鄰處舜復迎之而去窮

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良曰襟禮襟袖襦也皆事神所用也今夫人既去君復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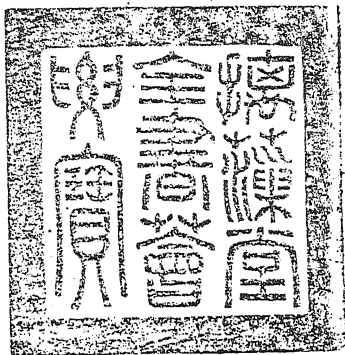
己無所用也故棄遺之

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

逸曰汀平也遠者謂

高賢隱士也言已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采平洲香草以遺之共與脩道德也濟曰寡取也杜若以喻誠信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逸曰言遠者神及君也命天時難值不可數得聊且遊歲以盡年壽也銑曰驟數也

文選卷三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舉人臣李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三十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二

集部

文選卷三十三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騷下

九歌二首

屈平

王逸注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

戶逸曰言已供神之室閒而清淨衆香之草又環其堂

下羅列而生誠司

命君所宜幸集也
綠葉兮素華

五臣本作枝

芳菲菲兮襲予

上聲逸曰襲及也予我也言芳草茂盛吐葉垂華芳

香菲菲上及我也向曰菲菲香氣皆喻懷忠潔也

夫

符

人自有兮美子孫何以

五臣本作爲

兮愁苦

逸曰夫人謂萬民也孫謂

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人自有子孫司命何爲主握其
年命而用思愁苦翰曰夫凡也孫香草謂司命也言

凡人各自有美愛臣子司命何爲愁苦而司主之蓋
自傷也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輔天行化誅惡護善也

秋

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

逸曰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草莖葉五色香益暢也

滿堂

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逸曰言萬民衆多美人並會盛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

而相視成爲親親也濟曰滿堂喻天下也謂天下亦
有善人而司命獨與我相目結成親親者爲我脩道德

爾謂初與

入不言兮出不辭

逸曰言神往來奄忽入不

已善時

良曰司命神初與已善後

乘回風兮載雲旗

逸曰

也乃往來飄忽出入不言不辭

良曰

悲莫悲兮

命之去乘風載雲其形兒不可得見

良曰

悲莫悲兮

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逸曰屈原思神略畢憂愁復

痛與妻子生別離傷也已當之言天下之樂莫大於男

女始相知之時也屈原言已無新相知之樂而有生離

之憂

君而樂後去君而悲也

荷衣兮蕙帶條而來兮忽而逝

逸曰言司命被服香淨往來奄忽難當值也

向夕宿

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逸曰帝謂天帝言司命之去

之際乎幸其有意而顧已翰曰須待也謂神宿於與
天帝之郊青雲之際將誰待乎冀君猶待已而命之

汝游兮九河衝飈起兮水揚波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

兮陽之阿

逸曰咸池星名也蓋天氐晞乾也詩云匪陽不晞阿曲阿日所行也言已願託司命俱沐

咸池乾髮陽阿齊戒潔己冀蒙天祐也

濟曰汝謂司

命神也九河天河也衝飈暴風也喻已與君俱行政教

於國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愴兮浩歌

逸曰美人謂司命也愴失意兒也言已望

司命而未肯來臨疾風而大歌冀神聞之而來至也

良曰美人神也以喻望君之使未來臨風愴然而大歌

也浩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

因星逸曰言司命以

蓋翡翠之羽為旌旗言殊飾也九天八方中央也言司

命乃昇九天之上撫持彗星欲掃除邪惡輔仁賢也

銑曰又欲以孔雀翡翠毛為車蓋旌旗飛登於天撫
掃彗星也言願將忠正美行還於君前翦讒賊矣
竦

長劒兮擁幼艾荃

五臣本作蓀

獨宜兮為民正

逸曰竦執也幼少也艾長

也言司命持長劒以誅絕惡擁護萬人長少使各得其
命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佑之惡者誅之故
宜為萬民之正向曰竦執也艾長也蓀香草謂神也
言神若能執長劒誅邪臣擁護國之幼長若如此則神
實宜為天下萬人之
正者矣皆喻其君焉

右少司命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

逸曰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女蘿

菟絲也言山鬼彷彿若人見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菟
絲為帶也薜荔菟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杳忽無

形故衣之以為飾也

翰曰言山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

慕予兮善窈窕

逸曰睇微眄也言山鬼之狀體含妙容美目盼然又好口齒而宜笑子謂山鬼

也窈窕好兒也詩云窈窕淑女言山鬼之兒既以姱麗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姿是故來見其容良曰喻君初

與已忠誠而用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

逸曰

之餘同逸注

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文狸結桂與辛夷

以為車旗言有香潔也

濟曰赤豹文狸皆奇獸也將

以乘騎侍從者明異於衆也又以芳香草木為車旗者彌以自飾也

被石蘭兮帶杜衡折

芳馨兮遺所思

逸曰石蘭杜衡皆香草也所思謂清潔之士若屈原者也言山鬼脩飾衆香以

崇其神屈原履行清潔以厲其身神人同好故折香馨相遺以同其志也

銑曰所思謂君也喻已被帶忠信

又以嘉言而納於君也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力知切逸曰言山鬼所處乃在幽昧之內終不見天地所以來出歸有德也或曰幽篁竹深言所處既深其路阻險又難故來晚暮後諸神向曰幽深也篁竹叢也言已處江山竹叢之間上不見道路險阻欲與神游獨在諸神之後喻已不得見君讒邪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填塞難以前進所以索居於此

容容兮而在下

音戶

杳杳冥冥兮羌晝晦

逸曰表特也言山鬼後到獨立

於山之上而自異也言山鬼所在至高雲出其下雖白晝猶冥晦翰曰表明也雖明然自異立於山上終被雲鄣蔽其下使不通也容容雲出兒濟曰杳深也晦暗也羌語詞也言雲氣深厚冥冥使晝日昏暗也東

風飄兮神靈雨

逸曰

飄風兒也詩云匪風飄兮言東風飄然而起則靈應之而雨以言陰陽相

感風而相和屈原自傷獨無和也
濟曰自傷誠信不能感君餘同逸注
留靈脩兮憺忘

歸歲既晏兮孰華子

上聲逸曰靈脩謂懷王也晏晚也孰誰也言已宿留懷王冀其還

已心中憺然安而志歸年歲晚暮將欲疲老誰當復使我
榮華也良曰靈脩謂君也言君若能除去讒邪我

則可進留止於君所不然則
歲晏衰老孰能榮華我乎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

兮葛蔓蔓

莫盤反叶韻逸曰三秀謂芝草也言已欲服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間采而求之終不

能得但見山石磊磊葛草蔓蔓或曰三秀秀才之士隱
處者也言石葛者喻所在深也銑曰芝草一歲三秀

磊磊石兒蔓蔓葛兒芝草仙藥采不可得
但見葛石爾亦猶賢哲難逢諛者衆也怨公子兮悵

忘歸

逸曰公子謂公子椒也言所以怨公子椒者以其
知已忠信而不肯違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也

向曰言子椒知已忠信而不肯達之於君餘注同

君思我兮不得閒

音閑 逸曰言懷王

時思念我顧不肯以閒暇之日召已謀議向曰君縱相思為小人在側亦無暇召我也

山中入兮

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

逸曰山中入屈原自

謂也言已雖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為芬芳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脩飾君思我兮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讒言妄作故令狐疑者也翰曰自言居山中以杜若為美飲清潔之水蔭貞實之木君亦有思我之時而讒邪在傍起其疑惑也作起也

雷填填田

兮雨冥冥援啾

啾兮狁夜鳴風颯颯

素合

兮木蕭蕭

逸曰言已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援猴

號啕風木搖動以言恐懼失其所也或曰雷為諸侯以興於君雲雨冥昧以興佞臣援猴善鳴以興讒言風以

喻政木以喻人雷填填者君妄怒也雨冥冥者羣佞聚也
也援啾啾者讒夫弄口也風颯颯者政煩擾也木蕭蕭者
民驚駭也濟曰填填雷聲冥冥雨思公子兮徒離
兌啾啾援聲皆喻讒言也良注同
憂逸曰言已恐子椒不見達故遂憂愁良曰思子椒
不能用賢使國若此但使我羅其憂愁也離羅也

右山鬼

九章

逸曰序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
江南之野故復作九章章著也明也言已
所陳忠信之道甚明著翰曰原既放
遂又作九章自述其志九義與九歌同

屈平

王逸注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逸曰奇異也或曰奇服好服也衰懈也已

少好奇瑋之服履忠貞之行至老不懈
退也原言少好奇服異行雖年老而此心不退
銑曰衰帶長

缺頰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巍
名曰長缺也崔巍高兒也言已內脩忠信之志外帶長
利之劍戴崔巍之冠其高切青雲也
向曰陸離劍低

昂兒切
雲冠名
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
本無

今字逸曰在背曰被寶璐美玉也言已背被明月之珠
晉佩美玉德寶兼備行度清白溷亂也濁貪也
翰曰

被猶服也明月珠名璐玉名言我冠帶佩服莫
不盛美加之忠信貞潔而遭世溷濁無相知者
吾方高

馳而不顧
逸曰言時世貪亂遭君蔽闇無有知我之賢
然猶高行抗志終不同曲也
濟曰顧世上

如此故高
駕青虬兮驂白螭
逸曰言虬螭神獸宜於駕
乘以喻賢人清白宜可信

六

任也濟曰願駢駕虬螭而遠去也虬螭皆龍類

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登崑

崙兮食

五臣本作殮

王英

逸曰重華舜名也瑤石次玉也圃園也言已想侍虞舜遊玉圃猶言

遇聖帝升清朝也猶言坐明堂受爵位良曰瑤國王英皆美言之言願得及聖君游於平代升清朝而食其

也祿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

逸曰言已年與天地相敵名與日月同曜

也銑曰言若得值於此時而我年德冀如是也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

乎

五臣作於

江湘

逸曰屈原怨毒楚俗嫉害忠貞乃曰可哀哉南夷之人無知我賢者也旦明也濟渡

也言已放棄以明旦時始去遂渡江湘之水言明旦者紀時明刺君不明也

向曰南夷謂楚也莫吾知謂

莫知我也言渡水而去之

乘鄂

五

渚而反顧兮歎

哀

秋冬之緒風

日

乘登也鄂渚地名也歎歎也緒餘也言已登鄂渚高岸還望楚國嚮秋冬北風愁而長歎之中憂思也翰曰

乘登也鄂渚地名反顧楚都也歎歎也緒餘也步余馬兮也秋冬之風搖落萬物比之讒佞是以歎焉

山臯郎余車兮方林逸曰郎舍也方林地名言我馬壯強行山臯無所驅馳我車堅牢舍

於方林無所載任也以言已才德方壯誠可任用棄在山野亦無所施也濟曰郎舍也方林地名言馬壯車

堅弃在山野喻才行乘舲零船余上沅兮齊吳榜普孟方美不被任用也

以擊汰音太逸曰舲船船有憲牖者也吳榜船櫂也汰水也言已始去乘憲船西上沅湘之水士卒

齊舉大櫂而擊水波自傷去朝堂之上而入湖澤之中也或曰齊悲歌言愁思也良曰舲船名也吳榜船棹

也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逸曰疑惑也滯波也

波也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留也言士衆雖

同力引權船猶不進隨水流使已疑惑有意還之者也
銑曰容與徐動兒淹留也回水回流也疑滯者戀楚

也國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逸曰枉渚地名辰陽亦地名

去國日遠也或曰枉曲也渚汜也辰時也陽明也苟五

本作余五臣本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逸曰苟誠也

惟行正直之心路在遠僻之域猶有善稱無害病也故

論語曰子欲居九夷也翰曰原自解之辭苟且也

入漱浦余儻五臣本作迴五臣本作今迷不知吾之所如

逸曰漱水名也迷惑也如之也言已思念楚國雖循水

涯意猶迷惑不知所之濟曰漱亦浦類也迴轉迴旋

也如往也至此迷深林杳以冥冥兮乃援腕余之所居

惑思君之深也

逸曰草木茂盛非賢士之道徑良曰冥冥暗兒後狃
輕捷之獸喻國之昏亂邪巧生焉非賢智所能處也

山峻高以蔽日兮

逸曰言險阻危傾也

銑

下幽晦以

多雨

逸曰言暑濕泥濘也

銑曰言臣巧佞蔽於

霰雪

君德幽暗多雨喻臣下望施恩惠以自樹也

紛其無垠

音銀

兮雲菲菲而承宇

逸曰涉冰凍之盛寒室屋沉沒與天連也或曰

日以喻君山以喻臣霰雪以喻殘賊雲以象佞人山峻

高以蔽日者謂臣掩君明也下幽晦以多雨者羣下專

擅施恩澤也霰雪紛其無垠者殘賊之政害仁賢也雲

霏霏而承宇者佞人並進滿朝廷也

良曰霰雪無垠

喻讒夫害政雲承於宇喻佞

哀吾生之無樂兮

逸曰遭

人滿朝垠畔也霏霏雪兒

失官

幽獨處乎山中

逸曰遠離親戚而介逐也

吾不能變心而從俗

祿也

兮

逸曰終不易志隨枉曲也

固將愁苦而終窮

逸曰愁思無聊身困極也

接輿髡

坤

首兮桑扈羸

力果

行

逸曰接輿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體避世不仕也桑扈隱

士也去衣羸袒效夷也言屈原不容於世引比隱者以自慰良曰言解裳羸程以傲夷狄比一人者皆因亂

世故以自喻

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

逸曰以亦用也

伍子逢殃兮

逸曰

伍子伍子胥也為吳王夫差臣諫令伐越夫差不聽

比

遂賜劍而自殺後越竟滅吳故逢殃也

濟注同

干菹

莊呼改切

逸曰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淫惑妲己作糟丘酒池長夜之飲斲朝涉剖孕婦比干

正諫紂怒妲己曰聖人之心有七孔於是乃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言菹醢也

濟注同

與前世

而皆然兮

逸曰謂行忠直而遇患害若比干子胥者

吾又何

五臣本無何字

怨乎今

之人

逸曰言自古有迷亂之君若紂夫差不用忠信滅國亡身當何為復怨今之君乎 銑曰言觀接輿

桑扈伍子胥比干則我亦何怨此自抑之辭也

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

而終身

逸曰董正也豫猶豫也言已雖見先賢執忠被害猶正身直行志不猶豫而有孤疑也昏亂也

言已不逢明君思慮交錯心將重亂以終年命 向曰董正也豫猶豫也昏亂也言我但將守正道而不猶豫終思其君使心錯亂以終其年也

右涉江

卜居

逸曰序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原放棄乃往太卜之家卜已居俗何所宜行 翰

曰原往太卜之家卜已居俗何所宜行 翰

屈平

王逸注

屈平既放三年

逸曰遠去郢都處山林也

不得復見

逸曰道路僻遠所在深也

竭

智盡忠

逸曰建造策謀披胃心也

蔽鄣於讒

逸曰遇諂佞也

心煩意亂

逸曰意憤

也 不知所從

逸曰迷也

乃

五臣本無乃字

往見大卜

鄭詹尹

逸曰稽神

明也 鄭詹尹

工師姓名也

曰余有所疑

逸曰意惑遑也

願因先

生決之

逸曰斷吉凶也

詹尹乃端策拂龜

逸曰整儀容也

良

以展敬也

曰君將何以教之

逸曰願聞其要

銑曰曰者詹尹辭也君謂原也何以教者問

其要也

屈原曰

逸曰吐詞請也

吾寧悃悃

苦本

款款

逸曰志純也向曰悃款勤苦

兒
朴以忠乎
逸曰竭誠信也
將送往勞
去聲
來
逸曰追斯

無窮乎
逸曰不因貧也
向曰送往勞來隨俗
寧誅鉏

草茅
逸曰刈蒿管也
以力耕乎
逸曰耕稼也
將遊大人
逸曰事貴戚也
以成

名乎
逸曰榮譽立也
大人謂君之貴幸者
寧正言不諱
逸曰諫君惡也
以危

身乎
逸曰被刑戮也
將從俗富貴
逸曰食重祿也
以媮
俞
生乎
逸曰身安樂也

媮
清曰樂也
寧超然高舉
逸曰讓官爵也
以保真乎
逸曰守玄默也
將唳
足

些
貴慄栗
斯
逸曰承顏色也
喔
伊
嚅
五臣本作
兒
逸

也
以事婦人乎
逸曰詘蜷局也
銑
曰
些
慄栗承顏

君之所寵也

寧廉潔正直

逸曰志如玉也

以自清乎

逸曰脩潔白也

將突

吐忽

梯滑

骨

稽

逸曰轉隨俗也

如脂如膏

逸曰柔弱曲也

以潔

苦結

楹乎

逸曰順滑

澤也

向曰突梯滑稽委曲順俗也如脂如韋能滑柔也潔楹謂同諂諛也

寧昂昂

逸曰志行高也

若千里之駒乎

逸曰才絕殊也

將汜汜

五臣本作泛泛逸曰普愛衆也

若水中

之鳧乎

逸曰羣戲游也

與波上下

逸曰隨衆高卑

偷以全吾軀乎

逸曰身無

憂患

翰曰昂昂馬行兒千里駒展才力也泛泛鳥浮

兒水中鳧與羣游也與波上下偷以全軀苟自免也

寧與騏驥抗軛乎

逸曰冲天驅也

將隨駑馬之迹乎

逸曰安步徐也

曰騏驥抗軛喻與賢才齊列也駑馬喻不才之臣抗舉也軛車軛也

寧與黃鵠比翼乎

逸曰

飛雲隅也將與鷄鶩爭食乎逸曰啄糠糟也良曰黃鵠喻

並肩也爭食爭食祿也鶩鴨也此孰吉孰凶逸曰誰喜憂也何去何從逸曰安所由也

吉凶銑曰問詹尹之所從也世五臣本作俗溷濁而不清逸曰賂行也蟬翼

為重逸曰近千鈞為輕逸曰遠忠良也向曰隨俗顛

鈞黃鍾毀棄逸曰賢瓦釜雷鳴逸曰愚謹訟也翰曰

瓦釜喻庸下之人雷鳴者驚衆也讒人高張去逸曰賢士無名逸曰

困也濟曰高于嗟嘿嘿兮逸曰世誰知吾之廉貞逸曰

張居廟堂也不別賢也良詹尹乃釋策而謝逸曰愚不能明

曰嘿嘿不言兒日嘿嘿不言兒詹尹乃釋策而謝日釋捨也謝辭也

曰夫尺有所短

逸曰騏驎不驟中庭

寸有所長

逸曰鷄鶴知時而鳴

物有所

不足

逸曰地虧東南角也

智有所不明

逸曰孔子厄陳蔡也

數有所不逮

逸曰

天不可計量也

神有所不通

逸曰日不能夜照也

用君之心

逸曰所念

向曰逮及也

慮行君之意

逸曰遂本操也

龜策誠不能知此

五臣本無此

事

逸曰不能

決君之志

漁父

逸曰序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漁父避俗時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翰曰漁

父避世而隱於漁者也原因而叙焉

屈平

王逸注

屈原既放

逸曰身斥逐也

遊於江潭

逸曰戲水側也

行吟澤畔

逸曰履荆棘也

顏色憔悴

逸曰肝微黑也肝古旱切微力遲切

形容枯槁

考逸曰癯瘦瘠也

漁父

見而問之

逸曰怪屈原也

曰子非三閭大夫與

逸曰謂其故官

何故至

於斯

逸曰曷為遭此患也良曰三閭大夫屈原故官

屈原曰世人

五臣本無人

皆濁

逸曰衆貪鄙也

我獨清

逸曰忠潔已也

衆人皆醉

逸曰惑財賄也

我獨醒

逸曰廉自

守是以見放

五臣有耳字逸曰弃草野也

漁父曰

逸曰隱士言也

聖人不凝

滯於萬物

五臣本無萬字逸曰不因辱其身也

而能與世推移

逸曰隨俗方圓

世人皆濁

逸曰人貪婪也

何不淫

胡其泥

逸曰同其風也

而揚其波

逸曰與沉

浮也銑曰泥揚波稍隨其流也渥濁也

衆人皆醉

逸曰巧佞曲也

何不鋪

脯其

糟

逸曰從其俗也

而歡

昌其醕

音離逸曰食其祿也

向曰鋪

其

飲也糟醕

何故深思高舉

逸曰獨行忠直

自令放為

逸曰遠在

皆酒滓

曰深思謂憂

屈原曰吾聞之

逸曰受聖制也

新沐者必彈冠

逸

若與民也

拂土

新浴者必振衣

逸曰去塵穢也

安能以身之

芥也

察察

逸曰已清潔也

受物之汶汶

莫者乎

逸曰蒙垢塵也

向

塵垢

寧赴湘流

逸曰自沉淵也

葬於江魚腹中

逸曰身消爛也

安能以

皓皓之白

逸曰皓皓猶皎皎也

蒙世俗之塵埃乎

逸

翰曰被汙點也喻

貞潔塵埃

喻點污也

漁父莞

五臣本作莞胡板切

而笑

逸曰笑離斷

爾微

鼓枻

五臣本作枻

而去

逸曰叩船舷

乃歌曰滄浪之

水清兮

逸曰喻世昭明

可以濯我纓

逸曰沐浴陞朝

良曰清

仕也滄浪之

滄浪之水濁兮

逸曰喻世昏闇

可以濯我足

逸曰宜隱

遁也銑曰濁喻亂世可以抗足遠去

遂去不復與言

逸曰合道真也

九辯五首

逸曰序曰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辯者變也九者陽之數也道之

網紀也謂陳說道德以變說君也宋玉屈原弟子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

志也

宋玉

向曰玉屈原弟子惜其師忠信見放故作此辭以辯之皆代原之意九義亦與九歌

同 王逸注

悲哉秋之為氣也

逸曰寒氣聊戾歲將暮也

蕭瑟兮

逸曰陰令促急風疾暴也

草

木搖落

五臣本有兮字

而變衰

逸曰華葉墮零肥潤去也形體易色枝枯槁也自傷不遇將與

草木俱衰老也

翰曰蕭瑟秋風兒言屈原枉見放逐其情如秋節之悲故托言秋之為狀而盛述之

僚

了慄

栗

兮

逸曰思念卷戾心自傷也濟曰僚慄猶悽愴也

若在遠行

逸曰遠客出去

之他方也

登山臨水兮

逸曰升高遠望視江河也

送將歸

逸曰族親別逝還故鄉

沈

血

寥兮

逸曰沈寥曠蕩而虛靜也或曰蕭蕭條條無雲兒也

天高而氣清

逸曰秋天高朗

體清明也言天高朗照見
無形傷君昏亂不聰明也
寂寥聊兮逸曰源瀆順流漠

滌虛收潦老而水清逸曰溝無溢潦百川靜也言川水

靜也良曰也惜千悽增虛兮逸曰愴痛感動歎息也

潦雨水也悽增也兮逸曰愴痛感動歎息也

薄寒之中人逸曰傷我飢膚變顏色也銑愴愴廣

悽今兮逸曰中情愴去故而就新逸曰初會鉏鋤志未

悽今兮逸曰中情愴去故而就新逸曰初會鉏鋤志未

悽今兮逸曰中情愴去故而就新逸曰初會鉏鋤志未

悽今兮逸曰中情愴去故而就新逸曰初會鉏鋤志未

悽今兮逸曰中情愴去故而就新逸曰初會鉏鋤志未

悽今兮逸曰中情愴去故而就新逸曰初會鉏鋤志未

悽今兮逸曰中情愴去故而就新逸曰初會鉏鋤志未

悽今兮逸曰中情愴去故而就新逸曰初會鉏鋤志未

悽今兮逸曰中情愴去故而就新逸曰初會鉏鋤志未

惆悵兮

逸曰後黨失輩惆悵愁毒也良曰惆悵悲哀也

而私自憐

逸曰竊內念已自閔傷也

燕翩翩其辭歸兮

逸曰將入大海飛徊翔也

蟬寂寞而無聲

逸曰蟬蛸飲翅

而復藏也

銑曰言秋深也

鴈噍噍而南游兮

逸曰

雄雌和樂

鵙鵙

竹交嘶

而悲鳴

逸曰奮翼呼而低昂也夫燕鵙過秋寒將

穴處而懷懼候鴈鵙鵙喜樂而逸豫言無有候鴈鵙

向曰噍噍噍噍皆聲也

獨

申旦而不寐兮

逸曰夜坐視瞻而終明也

哀蟋蟀之宵征

逸曰見蜻蛚之夜行

自傷放棄與昆蟲為雙也或曰宵征謂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其宵征行也

翰曰申至宵夜征行也

時疊疊

尾

而過中兮

逸曰年已過半日進往也疊疊進兒也詩

曰疊疊文王也蹇淹留而無成逸曰雖久壽考無成功也濟

蹇語辭也念已將老淹

留草澤無所成者也

悲憂窮戚

子六兮

逸曰脩德見過愁懼惶也

獨處廊

逸曰孤立特止居一方也良曰廊

空也謂已窮戚

有美一人兮

逸曰位尊服好謂懷王良曰美入謂君也心

處於空澤者也

不繹

逸曰常念弗解內結藏也良曰

去鄉離家兮

逸曰

背違邑里

來遠客

逸曰去郢南征濟沅湘也

超道遙兮

之他鄉也

逸曰遠出游逝離州域

今焉薄

逸曰欲止無賢皆讒賊也銑曰馬何薄止也

專思君兮

意在宵臆也

不可化

逸曰同性親聯思義君

不知兮

逸曰聰明淺短志迷惑

可柰何

逸曰頑嚚難啓長歎息也

蓄怨兮積思

逸曰結恨在心

煩懣徒

兮忘食事

逸曰思君念主忽不食也翰曰懣憂也

言思君煩憂

願一見兮道余意

逸曰舒寫忠誠自陳列良曰願一見君道

忘其飲食

忠信之意

君之心兮與余異

逸曰方圓殊性猶白黑也曰君心以是為非故與余異

良

車駕兮竭

綺烈

而歸不得見兮心悲

逸曰迴逝言邁欲反國也自傷流離路隔

塞也

濟曰竭去也將去歸

倚結軫

零

兮太息

逸曰伏車重軫

國而君不見察故悲心也

而啼泣也

銑

涕潺湲兮霑軾

逸曰泣下交流濡茵席銑曰潺湲涕流兒軾

曰軫車牆木

車上所

慷慨絕兮不得

逸曰中心心志恨心剝切也

中替構亂兮迷惑

憑者

逸曰思念煩惑忘南北也 銑曰歎與私自憐兮何極

相絕而不見使中昏亂迷惑也 替昏也 逸曰哀祿命薄常念戚也 心怍怍 普 今諒直 逸曰志行忠正無所

告也 翰曰然而心存諒直終日不足也 怍怍心不足兒

皇天平分四時兮 逸曰何宜春 竊獨悲此凜秋 逸曰微霜悽愴

寒慄烈也 濟曰言秋氣凜然而萬物搖落喻已為讒邪所害是以播遷故竊悲此也 白露既下

降百草兮 逸曰萬物羣 奄離披 五臣本 此梧楸 逸曰病

人茭刈也 良曰言秋氣傷物之甚也 奄同離羅也 既凋百草而梧楸同罹此患百草喻百姓林木喻賢人

去白日之昭昭兮 逸曰違離天明而湮沒也 襲長夜

之悠悠

追曰永處冥冥而覆蔽也
長夜謂因受覆蔽也

銑曰襲

離芳藹之

方壯兮余委約而悲愁

逸曰去已盛美之光容身體疲
病而憂窮向曰芳藹盛兒言

離去芳盛之德方壯之年使
余委約而悲愁也約棄也

秋既先戒以白露兮

逸曰君不

弘德而

冬又申之以嚴霜

逸曰刑罰刻峻而重深也
翰曰喻暴虐相濟為害也申

重收恢台之孟夏兮

逸曰上無仁恩以養民夫天制四
時春生夏長人君則之以養萬物

秋殺冬藏亦順其宜而行刑罰故君賢臣忠政合大中
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上閭下僞用法殘虐則貞良被

害草木枯落故宋玉援引天時託譬草木以茂美樹興
於仁賢早遇霜露懷德君子忠而被害也濟曰夏以

長物恢台
長養也

然坎際

勅

而沈藏

逸曰民無住足
楚人謂住曰際

竄巖藪也
濟曰坎

際陷止也言收斂長養之氣使陷止沈
藏但以秋氣殺物矣皆喻楚之君臣也
葉菸於邑五臣本作

芑

而無色兮枝煩拏

五臣本作拏匿居切

而交橫

逸曰顏容變易而蒼黑柯條糾

錯而薊也

良曰言草木殘

瘁也菸芑傷壞也煩拏擾亂也顏淫溢而將罷兮

逸曰形見

羸瘦無潤澤也

銑曰顏

柯彷彿

貴而委

五臣本作

容也淫溢積漸也罷毀也

柯彷彿

貴

而委

五臣本作

黃

逸曰腹內空虛皮乾腊也銑曰柯枝也砉黃葉凋

萌

櫛櫛

之可哀兮形

銷鑠而疾

預傷

逸曰華葉已落莖獨立也

向曰萌櫛櫛

森

也皆喻已

惟其紛糅

女

而將落兮

逸曰蓬茸顛仆根蠹

離愁苦也

又

女

而將落兮

逸曰蓬茸顛仆根蠹

紛糅衆雜也

言思

恨其失時而無當

逸曰不值聖主而

奸邪衆雜或毀落

恨其失時而無當

逸曰不值聖主而

年老也

恨失其明時不與賢君相當

覽

五臣本作擘

駢轡而下節兮

逸曰安步徐馬而勿驅也

濟曰為此擘按節徐行

聊逍遙以相羊

五臣本作伴逸曰

且徐低徊以游戲也

歲忽忽而道盡兮恐余壽之弗

將

逸曰年歲逝往之若流懼我性命之良曰忽忽運行兒將長也

悼余生之不時

兮

逸曰傷已幼少後三王也銑曰悼傷也不時不遇明時

逢此世之任王攘

如羊逸

曰

卒遇譖讒而黨惶也銑曰任攘憂懼兒

澹容與而獨倚兮

逸曰莞莞獨立無朋

黨也

向曰澹容與徐步也倚立也

蟋蟀鳴此西堂

逸曰自閔傷已與蟲並也

心怵惕

而震盪

五臣本作蕩

兮

逸曰思慮惕動沸若湯也翰曰怵惕震蕩自驚動也

何所憂之

多方

逸曰內念君父及兄弟也 翰曰方猶端也

仰明月而太息兮

逸曰上告昊天

愬神靈也

步列星而極明

逸曰周覽九天仰觀星宿不能卧寐乃至明也 濟曰極至也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

倚旖旎

女綺反五臣作倚旎

乎都房

逸曰

蕙草芬芳以興在位之賢臣被服盛飾於宮殿也旖旎盛兒

盛兒也詩云旖旎其華

良曰曾重敷布也旖旎盛兒

都大房花房也喻君初好善布德有如此也

何曾華

逸無華字

之無實兮

逸曰外兒若忠

而心從風雨而飛颺

逸曰隨君嗜欲而回傾也夫風為號令雨為德惠故風動而草木搖

雨降而萬物植故以風雨喻君政言德惠所由出之也 銑曰喻其後隨佞人之言

以為君獨服

此蕙兮嗟無以異於衆芳

逸曰體受正氣而高明乃與問佞臣同情也 向曰我謂

君獨好美行乃無異於人之心而受其侮也嗟歎聲也

閔奇思之不通兮

逸曰傷已忠策

無由入也

曰曰閔自

將去君而高翔

逸曰適彼樂土之他域也向

傷也奇思謂忠信也

將

去君而高翔

逸曰適彼樂土之他域也向

曰高翔

心閔憐之慘悽兮

逸曰內自哀念心惻隱也濟曰心之憂傷願見君而自

遠去也

心閔憐之慘悽兮

逸曰內自哀念心惻隱也濟曰心之憂傷願見君而自

明慘悽

願一見而有明

逸曰分別忠與偽惑也

重無怨而生離兮

憂覓

願一見而有明

逸曰分別忠與偽惑也

重無怨而生離兮

逸曰身無罪過而放逐也

良曰重

中結軫而增傷

逸曰

念也自念無怨咎於君而生離隔

良曰重

中結軫而增傷

逸曰

肝膽破裂心剖膈也普逼切

豈不鬱陶而思君兮

逸曰

良曰心中結怨軫憂而增悲傷

豈不鬱陶而思君兮

逸曰

憤念蓄積

君之門以九重

逸曰門闔局閉道路塞也銳曰雖思見君而君門深邃

盈胃臆也

君之門以九重

逸曰雖思見君而君門深邃

不可猛犬信信

銀而迎吠

廢兮

逸曰諂佞謹呼而在側向曰猛犬信信開

至也

猛犬信信

銀而迎吠

廢兮

逸曰諂佞謹呼而在側向曰猛犬信信開

口兒迎吠距賢人使不得進也關梁閉而不通逸曰閭人承指呵問急也皇

天淫溢而秋霖兮逸曰久雨連日澤深厚后土何時兮得乾

逸曰山阜濡澤草木茂也翰曰后土地也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平聲

逸曰不蒙恩施獨枯槁愬天語神我何咎也翰曰言衆人皆蒙君澤而我獨不霑故仰望而長歎也塊獨也

何時俗之工巧兮逸曰世人辯慧造詐偽也背繩墨而改錯七反故

逸曰違廢聖典背仁義也夫繩墨者工之法度也仁義者民之正路也繩墨用則曲木截仁義進則讒佞

滅二者殊義不可不察也濟曰喻信詐偽弃忠正易置禮法也錯置也却騏驥而不乘

兮逸曰斥逐子胥與比干也策駑駘徒而取路逸曰良曰騏驥良馬喻賢才也

言任豎刁與椒蘭也良曰喻疎賢才而親不肖也駕駘喻不肖

當世豈無騏驥兮

誠莫之能善御

逸曰家有稷契與管晏世無堯舜及桓文也銑曰言豈無賢才但君不能用

也御謂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

條而遠去

逸曰遭御馬者

之亂昏也被髮為奴走橫奔也向曰言見君非好善之主賢人皆避而遠去駒即騏驥也跳走兒

鳬鴈

皆喙

所甲反

夫梁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

逸曰羣小在位食重祿賢者伏

匿竄山谷也翰曰喻不肖者食祿則高舉而不留也喙鳥食也梁米藻水草也

圜

負鑿而

方枘

油

兮吾固知其鉏

牀

鋸而難入

殊則正直邪枉行

粉墨也

喻

濟曰若鑿圓穴斫方木內之而必參差不可入喻邪佞在前忠賢何由能進鉏鋸相距兒

衆鳥

皆有所登棲兮鳳獨

五臣本無獨字

遑遑而無所集

逸曰羣佞並進處官

爵孔子棲棲而困厄也其位賢才竄逐獨無所託

良曰喻羣邪皆有

願銜枚而

無言兮常

五臣本作嘗

被君之渥洽

逸曰意欲括囊而靜默前蒙寵遇錫祉福也

銑曰我亦欲不言而自弃為昔者嘗受君之厚澤故復不能已銜枚所以止言者也渥厚也洽澤也

太公

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

逸曰呂尚者老然後貴遭值文王功冠世也

翰曰太公呂尚年九十而窮困遭西伯而用之當未遇之時故無匹偶而與相合也言已所以棄逐者其行亦

不與君謂騏驥兮安歸

逸曰躊躇吳坂遇伯樂也

謂鳳凰兮安棲

逸曰

集棲梧桐食竹實也

向曰騏驥安歸在於

變古易俗

良樂鳳凰安棲在於聖明

自喻時無知己也

今世衰

逸曰以賢為愚時闇惑也

濟曰言

今之相者

今舉肥

逸曰不量才能視顏色也

濟曰將相士而

騏

驥伏匿而不見今

逸曰仁賢幽處而隱藏也

鳳皇高飛而不下

逸曰智者

遠逝之四方也

鳥獸猶知懷德今

逸曰慕歸堯舜之明德

何云賢士之不

處

逸曰大老太公歸文王也

驥不驟進而求服今

逸曰干木闔門而辭相也

鳳亦

不食餒而妄食

逸曰顏闔鑿坯而逃亡也

君棄遠而不察今

逸曰介推

割股而自放也

雖願忠其焉得

逸曰申生至孝而被謗也

良

欲寂寞

五臣作漢

而絕端今

逸曰甯武佯愚而不言

竊不敢

忘初之厚德

逸曰常受祿惠識舊恩也將心不思於君不能忘君昔之厚德耳

濟曰言我

獨

悲愁其傷人兮

逸曰思念經結摧肺肝也

馮

五臣作憑

鬱鬱其何極

逸曰憤憑

盈胃終年歲也

向曰憑

鬱鬱愁心滿結也極窮也

招魂

逸曰序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憐哀屈原厥命將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

延其年壽也

翰曰玉哀屈原憂愁山澤魂

魄飛散其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

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

之美以諷於君冀其覺悟而還之

宋玉

王逸注

朕幼清以廉絜兮

逸曰朕我也不求曰清不受曰廉不污曰絜

身服義而未

沫

音昧

逸曰沫已也言我少小脩清絜之行身服仁義未曾有懈已之時也

濟曰皆代原為辭餘注同

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

逸曰牽引也不治曰蕪多草曰穢言已施行常以道

德為主以忠事君以信結交為俗人所推引德能蕪穢

無所用也

良曰主守也言已主執仁義忠信之德為

讒佞所牽迫使荒蕪穢汚而不得進

上無所考此盛德兮

逸曰考校也

長離

五臣

作殃而愁苦

逸曰殃禍也言已履行忠信而遇閭主上則無所考校已盛德長遭殃禍愁苦而已

銑曰上君也

帝告巫陽

逸曰帝謂天也女曰巫陽其名也向曰玉假立天帝及

考察罹羅也

為辭端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

逸曰人謂賢人也則屈原也宋玉上設天意祐

助貞良故曰帝告巫陽有賢人屈原在於下方我欲輔成其志以勵黎民也翰曰人即原也輔祐也魂

魄離散汝筮予

五臣之作與之逸曰魂者身之精魄者性之決也所以經緯五臟保守形體也

著曰筮尚書曰決之著龜言天帝哀閔屈原魂魄離散身將顛沛巫陽筮問求索得而與之使反其身翰曰

著曰筮使筮其所宜而巫陽對曰掌夢逸曰巫陽對天

與招其魂使復其精神上帝其命難從逸曰言天帝難從掌夢之官欲使巫陽也若必

所主職也上帝其命難從逸曰言天帝難從掌夢之官欲使巫陽也若必

筮子之恐後謝之無之不能復用巫陽焉也逸曰謝去

如必欲先筮問求魂魄所在然後與之恐後世怠懈必去卜筮之法不能復脩用但招之可也濟曰陽對天

帝云招魂者乃掌夢官之主也帝既難從志欲使陽若必筮而招之恐後代懈怠去卜筮之法但以招魂為事

陽意不欲以筮與招相次而乃下招曰帝之命因下招行以為不筮而招亦足可也

屈原之

魂兮來歸

逸曰還歸屈原之身

去君之恒幹

逸曰恒常也幹體也易曰

貞者事

何為兮四方些

蘇賀反

逸曰言魂靈當扶人之幹也

四方乎夫人須魂而生魂待人而榮二者別離命則賈零也或曰去君之恒閑里也楚人名里曰閑也

良曰

君謂原也言原魂何為去常體游四方些辭也

舍五臣本作楚

君之樂處而離

五臣作離

彼不祥些

逸曰舍置也祥善也言何為舍君楚國饒樂之處陸離走不善之鄉以觸衆惡也

銑曰

捨去也

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

逸曰託寄也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

孤言東方之俗其人無義不可以託寄身也

長人千仞唯魂是索些

逸曰言東方有

長人國其高千仞主求人魂而食之也

向十日代出

流金鑠石此

逸曰代更也鑠銷也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十日並在其上以次更行其勢酷烈

金石堅剛皆為銷

彼皆習之魂往必釋此

逸曰釋解也言彼十日之

處自習其熟魂行到身必解爛也

歸來

歸來

五臣本無下歸來二字

不可以託此

逸曰言魂宜急來歸此誠不可託附而居

魂

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此

逸曰言南方之俗其

雕題墨

齒

逸曰雕畫也題額也

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

海此

逸曰醢醬也言南極

之人雕畫其額齒牙盡黑常食龜蚌得人之肉用祭先祖復以其骨為醢醬

良曰南方人鑠額墨齒祀祭也

醢肉醬也雕

蝮

虺

側巾反逸曰蝮大蛇也

封狐千

里些

逸曰封狐大狐也言炎土之氣多蝮虺積聚蓁蓁爭欲齧人又有大狐健走千里求食不可逢過也

向曰蝮蛇毒蛇名蓁蓁聚

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

以益其心些

逸曰倏忽疾急兒也言復有雄虺一身九頭往來奄忽常喜吞人魂魄以益其賊害

之心也濟曰虺亦蛇名益其心助其毒也

歸來

五臣本作魂兮

歸來不可

五臣本有以字

久淫些

逸曰淫遊也言其惡如此不可久遊必被害也

濟曰淫淹也

魂兮歸來西方

之害流沙千里些

逸曰流沙沙流而行也言西方之地厥土不毛流沙滑滑晝夜流行從橫

千里又無舟航者也

旋入雷泉

逸曰旋轉也泉室也

靡

五臣本作糜

散而不可止

些

逸曰靡碎也言欲涉流沙則回入雷公之室運轉而行身雖靡碎尚不可得休止也

銑同逸注

幸

而得脫其外曠宇些

逸曰曠大也宇野也言從雷泉雖得免脫其外復有曠遠之野無人

之土也

翰同逸注

赤蟻若象

逸曰蟻虬蟬也

元蠱

五臣本作蜂

若壺些

逸曰壺乾

瓠也言曠野之中有赤蟻其大如象又有大飛蜂腹大如壺皆有蠱毒能殺人翰同逸注

五穀不

生叢管是食些

逸曰柴棘為叢管茅也言西極之地不生五穀其人但食管草若羣牛也濟

同逸

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

逸曰言西方之土溫暑而熱焦爛人身肉渴欲

求水無有源泉不可得也良曰爛人言熱

彷徨

蒲忙

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

逸曰倚依也言欲彷徨東西無人可依其野廣大行不可極也銑曰彷徨遊行覓極窮也

歸來歸

來恐自遺賊些

逸曰賊害也魂魄欲往者自予賊害也向曰賊害也

魂兮歸來北

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

逸曰言北方常寒其冰重累峨

峨如山涼風急疾雪隨之飛行千里

歸來歸來

五臣本無下歸

乃至地也

翰曰增積也峨峨高貌

歸來歸來

魂兮歸來君

來二

不可以久

五臣本

些

逸曰言其寒殺

無上天些

逸曰天不可得上也

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

逸曰啄齧也天門九

重使神虎豹執其開閉言啄天下

一夫九首拔木九千

些

逸曰言有夫一身九頭強梁多力從朝

至暮拔大木九千枚也

豺狼從

五臣

目往來僂僂

些

有豺狼之獸其目皆從奔走往來

其聲僂僂爭欲啗人

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

逸曰投

銑曰從豎也僂僂眾貌

也言

豺狼得人，不即啗食，先懸其頭，用之嬉戲，疲倦致命於已後，乃擣於深淵之底而弃也。向同逸注

帝然後得瞑

五臣本作眠

些

逸曰：瞑，卧也。言投人已訖，上致命於天帝，然後乃得眠卧也。

翰曰：致，送也。送人之命於天帝，然後得眠也。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

五臣本無此二

句。逸曰：往則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

逸曰：幽都，地，下后土。

所治也。地下幽冥，故曰幽都。濟注同。

土伯九約其角，鬻鬻些。

逸曰：土伯，后土之侯。

伯也。約，屈也。鬻，鬻角利兒也。地有土伯執衛門戶，其身九屈有角，鬻鬻觸害人也。良曰：約，屈也。土伯，后土之

諸侯也。其身九屈，其角銛利而觸害人。鬻鬻銛利兒。敦胙血拇，逐人駢駢。

丕

些

逸曰：敦，厚也。胙，背也。拇，手指也。駢，駢走兒也。言土伯之狀，廣肩厚背，逐人駢駢，其走捷疾，以手中血漫

汚人銑

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

逸曰言土伯之頭其

又肥大狀如此皆甘人歸來歸來

五臣本無下

歸來二字

恐自遺

災些

逸曰甘美也災害也此物食人以為甘美往

魂兮

歸來入脩門些

逸曰脩門郢城門也宋玉設呼屈原之

魂歸楚都入郢門欲以感激於君

工祝招君背行先些

逸曰工巧也男巫曰祝背倍也言選擇名工巧辯之巫

使招呼君倍道先行在前宜隨也良曰工祝良巫也

君謂原言良巫背

秦篝

古

齊縷

逸曰篝落

鄭緜絡些

逸

綿纏也絡縛也言為君魂作衣乃使秦人織其篝落齊

人作綵縷鄭國之工纏而縛之堅而且好也銑曰篝

落縷線也綿纏繫也銑同逸注

招具該備永嘯呼些

逸曰該亦備也言撰設甘美招

魂之具靡不畢備故長嘯大呼以招君也夫嘯者陰也呼者陽也陰主魂陽主魄故必嘯呼以感之也向曰

言撰設招魂之具無不該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逸曰反還也故

古也言宜急來歸還古昔之處

天地四方多賊姦些

逸曰賊害姦惡也言天有虎豹地有

土伯東有長人西有赤蟻南有雄虺北有增永皆為姦惡以賊害也

像設君

五臣本作

居室靜閒

安些

逸曰像法也無聲曰靜室寬曰閒言乃為君造設第室法像舊廬所在之

處清淨寬閒可安樂之

高堂邃宇

逸曰邃深也宇屋也

檻層軒些

逸曰檻楯

也從曰檻橫曰楯軒樓板也言所造之室其堂高顯屋宇深邃下有檻楯上有樓板形容異制且鮮明也

翰

同逸

層臺累榭

逸曰層累皆重也有木謂之臺無木謂之榭

臨高山些

逸曰言復

注

作層重之臺累石之榭其顛眇眇上乃臨於高山也或曰臨高山而作臺榭也

良同逸注

網戶朱

綴

逸曰網戶綺文縷也朱丹也綴緣也

刻方連些

逸曰刻鏤也橫木闌柱為連言門戶之楣皆刻

鏤

綺文朱丹其緣雕鏤綺木使方好也

銑曰織網於

戶

上以朱色綴之又刻鏤橫木為文章連於上使之方

好

冬有突

夏

胡雅切

逸曰突複室也夏大

夏

胡駕切

室寒些

逸曰言隆冬凍寒則有大屋複突溫室盛夏暑熱則有洞達陰堂其內寒涼也

向曰突夏重

屋冬月居之使以溫也夏則居於深室之中使以寒涼

川

作谿

谷徑復

逸曰流

注谿為谷徑過也復反也

流潺湲些

逸曰言所居之舍激導川水經過園庭回通反

覆其流急疾又絮淨
翰曰潺湲泥兒
光風轉蕙
逸曰光風謂雨已日出而風草木有光色轉搖

也
汜
宗蘭此
逸曰汜猶汎汎搖動兒也言天霽日明微風奮發動搖草木皆令有光充實蘭

蕙使之芬芳而益暢
濟曰言日光
風氣轉汎薄於蘭蕙之叢崇高也
經堂入與
鳥朱塵

筵些
逸曰西南隅謂之奧朱丹也筵席也詩云肆筵設席言升殿過堂入房至奧處上則有朱畫承塵下

則筵簾好席可以休息也或曰朱塵筵
謂承塵薄壁易延相連接也
良注同
砥
旨室翠翹絳

五臣本從
曲瓊此
逸曰砥石名翠鳥名翹羽也絳懸也才音卦曲瓊玉鉤也言內卧之室以砥石為

壁平而滑澤以翠鳥之羽雕飾玉鉤以懸衣
物也或曰儵室謂儵佻曲房也
銑注同
翡翠珠被

爛齊光些
逸曰雄曰翡翠雌曰翠被衾也齊同也言牀上之被則飾以翡翠之羽及與珠璣刻畫衆華

其文爛然而同弱弱
光明向注同
阿拂壁羅幃傳張些
逸曰弱弱席也阿曲隅也

拂薄也羅綺屬也張施也言房內則以弱席薄
牀四壁及與曲隅施羅幃輕且涼也
翰注同纂組祖

綺縞
逸曰纂組綬類也
結奇璜些
逸曰璜玉名也言帷帳之細皆用綺縞又以纂組結束璜

玉為帳帷者也
濟曰纂組綬帶也縞練也
室中之觀

言帳中用綺練以綬帶結束玉璜為其飾也

多珍恠些
逸曰金玉為珍說異為恠言從觀房室之中四方珍琦玩好恠物無不畢具良曰恠異

也
蘭膏明燭
逸曰以蘭香練膏也
華容備些
逸曰容兒也日暮游宴然香蘭

之膏張施明燭觀其銓錠鏤百獸華奇好
備也錠都定切
銓曰華容謂美人也
二八侍宿射

亦
遞代些
逸曰二八二列也言大夫二列之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歌鍾二肆也射厭也詩云

服之無射遞更也言使好女十六侍君宴宿意有厭倦則使更相代也或曰遞代夕暮也翰注同九侯

淑女多迅衆些逸曰淑善也迅疾也言復有九國諸侯好善之女多才長意用心齊疾勝於衆

人也翰注同盛鬢逸曰鬢鬢也制法也不同制實滿宮些宮猶室也爾雅曰宮

謂之室言九侯之女工巧妍雅裝飾兩結垂髮下鬢

形兒詭異不與衆同皆來實滿充後宮也良注同容

態好比順彌代些逸曰態姿也比親也彌久也言美女衆多其兒齊同姿態好美自相親比

承順上意久則相代濟曰比密也彌弱顏固植謇其

猶次也好相親密和順次以相代也

有意些逸曰固堅植志也謇正言兒也言美女內多廉恥弱顏易愧心志堅固不可侵犯則謇然言中

禮意者也銑注同姱苦容脩態絢亘洞房些逸曰姱好兒也修

長也絢竟也房室

六

六

六

六

也言復有美好之女其兒姱好多意長智

羣聚羅列竟於洞達滿房室也良注同蛾眉曼

目騰光些逸曰曼澤也

騰馳驚感人也翰曰靡顏膩女理遺視

曼長睞視兒騰發也

也膩滑也遺竊也聯脉也言美女顏容脂綴身體夷滑

中心聯脉時竊視安詳諦誌不可動也

滑也聯目中瞳子言目離榭修幕侍君之間些

清澈炯然見其瞳子

長也幕大帳也閒靜也言願令美女於離宮

觀長幕之中侍君閒靜而宴游良注同

飾高堂些逸曰言復以翡翠之羽雕飾幃

紅壁沙版日

紅赤兒也

沙丹沙也

玄玉之梁些逸曰玄黑也言堂上四壁皆堊

色令之紅白又以丹沙畫飾軒

版承以黑玉之梁五
采分別也向注同仰觀刻桷角畫龍蛇些逸曰言仰

檠皆刻畫龍蛇而有
文章翰曰桷椽也坐堂伏檻臨曲池些逸曰檻桷也

前伏楯下臨曲水清池芙蓉始發雜芰荷些逸曰芙蓉

菱也秦人謂之薢茳言池中有芙蓉始發其芰菱雜錯

羅列而生俱盛茂也或曰倚荷立生特倚也薢茳古買切

茳古后切良曰芰紫莖屏風文緣五臣本作綠波些逸曰

水草也荷芙蓉之莖水葵生於池中其莖紫色風起水動波

緣其葉而生文也或曰紫莖言荷葉紫色也屏風謂葉

鄣風也向注同文異豹飾逸曰豹猶侍陂陀些逸曰陂陀

侍從之人皆衣虎豹異采之飾侍君堂隅衛階陞軒轅

也或曰侍陂池侍從於君游陂池之中向注同軒轅

涼既低

逸曰軒轅皆輕車名也低也

步騎羅些

逸曰徒行為步乘馬為騎羅列也言官屬

之車既已止步騎士衆羅列之陳埃須君也

蘭薄戶樹

逸曰薄附也樹種也

瓊木

籬

五臣本從廿

些

逸曰外以柴落為籬言所造舍種樹蘭蕙附於門戶玉木為其籬落守禦堅重又芬

香也

濟曰木叢生曰薄言夾戶種叢

蘭又栽木為藩籬以自蔽瓊者美言也

魂兮歸來何遠

為此

逸曰遠為四方而不歸也言此足可安居何用遠去為也

室家遂宗食多

方此

逸曰宗衆也方道也言君九族室家以衆盛

稻粱

子稱

側角

麥桴

尼居黃梁些逸曰稻稌也稌稷也稱擇也擇

夷角

麥中先熟者桴稌也言飯則以

稻稌稷擇新麥稌以黃梁和

而柔濡且香滑向注同

大苦鹹酸辛甘行些

逸曰大苦

豉也辛謂椒薑也甘謂飴蜜也言取豉汁調和以椒薑醎酢和以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也餘注同肥

牛之腍紀五臣本言腍作腍若芳些逸曰腍筋頭也腍若熟爛也言取肥牛之腍熟之則

腍美也腍蘇本切和酸若苦陳吳羹些逸曰言吳人仁珠切濟注同

甘酸其味若苦而後良注同濡鼈炮蒲交羔有柘之夜五漿些逸日

羔羊子也柘謂蔗也言復以飴蜜濡鼈炮羔令鵠酸臠乃之爛熟取諸蔗之汁以為漿飲也銑注同

五臣本作鵠煎鴻鵠些逸曰鵠小臠也鴻鴻鵠也鵠鵠鷄子充切鵠煎鴻鵠些鶴也言復以酢醬烹鵠為羹小

鵠乃臠臠煎熬鴻鵠令露鷄臠呼各醬五臣本作厲而不之肥美也向注同

爽些逸曰露鷄露柘鷄也有菜曰羹無菜曰臠鵠大龜也厲烈也爽敗也楚人名美曰爽言乃復烹露棲

爽些

之肥鷄臠鵝龜之肉其奇粧女蜜餌有餠張餠些逸清烈不敗也翰注同

餠餠餠也以密和米麵熬煎作奇粧女蜜餌有餠張餠些逸作餌又有美餠衆味甘具也濟注同

實羽觴些逸曰瑤玉也勻沾也實滿也羽翠羽也觴觚也言食已復有玉漿以蜜沾之滿羽觴以漱

口良曰瑤漿玉漿也勻和也挫宗糟凍飲耐直清涼實滿也觴酒器也插羽於上也

些逸曰挫捉也凍冰也耐醇酒也言盛夏則為覆感乾釀捉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清

涼又長味也銑曰挫捉糟酒滓也可華酌既陳有瓊以凍飲耐醇酒也夏飲之可使清涼也

漿些逸曰酌酒升也言酒醇在前華酌陳列復有玉漿恣意所用者也向曰華酌謂置華於酒中既陳

此味又有歸來歸來五臣本無下反故室敬而無妨些瓊玉之漿

逸曰妨害也言君魂急來歸還反所居故有羞未通女

室子孫承事恭敬長無禍害也翰注同

樂羅些逸曰魚肉為有羞進也言有膳已具進舉在前賓主之禮態慙未通則女樂列堂下濟注同

陳鍾按鼓造新歌些逸曰按徐也言乃奏樂作音而撞鍾徐鼓造為新曲之歌與衆絕異

良曰按猶擊也涉江採菱發揚五臣本作陽字荷些逸曰楚人歌曲也言已涉彼大

江南入湖池採取菱芰發揚荷葉喻屈原背去朝堂隱伏草澤失其所也銑曰涉江採菱陽阿皆楚歌曲名

荷當美人既醉朱顏酤些馱逸曰朱赤也酤著也言美為阿

鮮好也娛五臣本作嬉光眇視目曾波些逸曰娛戲也眇眺也波華

也言美人醉樂顧望娛戲身有光文眺視曲眇目被文

采眇然白黑分明猜若水波而重華也翰注同

服纖麗而不奇些

逸曰文謂綺繡也纖謂羅縠也麗美兒也不奇奇也猶詩云不顯顯也言

美女被服綺繡曳羅縠其容

濟注同

長髮曼

萬

鬢

賤

豔陸離些

靡麗誠獨怪奇也

濟注同

長髮曼

萬

鬢

賤

豔陸離些

逸曰曼澤也豔好兒也左氏傳曰宋華督見孔父之妻

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言美人長髮工結鬢鬢滑澤其

狀豔美儀兒陸離而

二八齊容起鄭舞些

逸曰齊同也鄭舞鄭國舞

難形也

良注同

二八齊容起鄭舞些

逸曰齊同也鄭舞鄭國舞

也言二八美女其儀容齊一被服同飾奮袂俱起而舞

也或曰鄭重折屈而舞也

銳曰使美女十六齊為容

儀起為鄭

甚

若交竿撫案下些

逸曰撫抵也言舞者

國之舞

甚

若交竿撫案下些

逸曰撫抵也言舞者

相拘狀如交竹竿以抵案而徐行者也

向曰衽衣襟

也言舞人迴轉衣襟相交如竿也以手撫案其節而徐

行竿瑟狂會填

也

鳴鼓些

逸曰狂猶並也填擊也言衆

樂並會吹竿彈瑟又填擊鼓

以進八音為之
節也 翰注同
宮庭震驚發激楚些
逸曰激清聲也言衆樂並會宮庭之

內莫不震動驚駭復作激楚之聲以發其音也
濟曰衆樂並奏而庭宇震駭又作激楚之聲
吳歈
俞

蔡謳奏
五臣本作秦
大呂些
逸曰吳蔡國名也歈謳皆歌也大呂律名也周官曰舞雲門奏

大呂言乃復使吳人歌謠蔡人謳吟進雅
樂奏大呂五音六律聲調也
銳注同
士女雜坐亂

而不分些
逸曰言醉飽酣樂合尊促席男女雜坐比肩齊膝恣意調戲亂而不分別也
放陳

組纓
逸曰組綬也
班其相紛些
逸曰紛亂也言男女共坐除其威嚴放其冠纓舒陳印綬

班然相亂不可整
理也 向注同
鄭衛妖玩來雜陳些
逸曰鄭衛國名也妖玩好女也

雜廁也陳列也言鄭衛二國復遣妖玩
好女來雜廁俱坐而陳列之
翰注同
激楚之結
吉獨

秀先些

逸曰激感也結頭髮也秀異也言鄭衛之妖女工於服飾其結殊形能感楚人之心故秀異獨

前而先進也

莧

昆

蔽象碁有六簿

五臣本作博

些

逸曰莧玉蔽簿著以

玉飾之也或言莧路今之箭囊也投六箸行碁故為六簿也言宴樂既畢乃設六簿莧路作箸象牙為碁妙且

好也

良注同

分曹並進道相迫些

逸曰曹偶也道亦迫也言分曹列耦並進校巧投箸

行碁轉相道迫使不得擇行也或曰分曹並進者謂並用射禮進之

銑曰曹耦道急也言務以求勝成

梟

五臣本作梟

而牟呼五白些

逸曰倍勝為牟五白簿齒也言已碁已梟當成年勝射張

食碁下逃於窟故呼五白以助投箸者也

向注同

晉制犀比

二頻

費白日些

逸曰晉國

名也制作也比集者也費光兒也言晉國工作簿碁者比集犀角以為雕飾投之皜然如日光

翰注同

鏗

苦鍾

五臣本作鍾

搖虞

奇舉反

梓瑟

些

逸曰鏗撞搖動集鼓也言衆賓既集

簿以相樂堂下復鳴大鐘左右歌吟鼓琴瑟

擊也虞懸鐘格言擊鐘則搖動其格揆撫也以梓木為

瑟也娛酒不廢沈日夜些

逸曰娛樂也言雖以酒相娛樂也

或曰娛酒不廢旦也詩曰明發不寐言歡娛日夜湛

樂也又曰和樂且耽言晝夜以酒相樂也向注同蘭

膏明燭華鐙

些

逸曰言鐙錠盡雕琢錯鏤飾設以禽獸有英華

取其香也華謂有光結撰至思蘭芳假

些

逸曰撰猶也書曰假于上下蘭芳以喻賢人君能結撰

博思至心以思賢人賢人即至也濟注同人有

同心賦些

逸曰賦誦也言衆座之人各欲盡情與已同

心者獨誦忠與道德良曰極盡賦聚也賢

人盡至則同心

相聚君可還也

耐飲既

五臣本

盡歡樂先故些

逸曰故舊也言

飲酒作樂盡已歡欣者誠欲樂

我先祖及與故舊人

銑注同

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言魂神宜急來歸還楚國

君舊故之處安樂無憂也

亂曰

獻歲發春兮

筆于吾南征些

逸曰獻進也征行也言歲

始來進春氣奮揚萬物皆

含氣而生自傷放逐

菜

獨南行也向注同

菜

綠

蘋

齊葉兮白芷生些

逸曰王

菊也言屈原放時菰蘋之草其葉適齊白芷萌芽方始

欲生懷所見自傷哀也猶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也

輸

路貫廬江兮

左長薄

注同

逸曰貫出也廬江長薄地名

長薄在江北時東行故

倚沼畦

胡

言左者也

濟注同

圭瀛兮遙望博

池也畦

猶區也瀛池中楚人名澤中曰瀛遙遠也博平也言循江而行遂入池澤其中區瀛遠望平博無人也良

注青驪呂知結駟兮齊千乘逸曰純黑為驪結連也四馬

君俱獵於此官屬駕駟馬或青或黑連車千乘皆同服也銑注同懸火延起兮玄顏烝

逸曰懸火懸燈也玄天也言已時從君夜獵懸燈林木之中其火延起燒於野澤煙上蒸天使黑色也向注

同步及驟處兮逸曰驟走誘騁先言獵時有步行者有

乘馬走驟者有處止者分以圍獸抑騫若通兮引車右

還音旋騫者順通其護引車右轉以遮獸也還轉也言抑上

與王趨夢兮課後先逸曰夢澤中也楚名澤中為夢中左氏傳曰楚大夫鬬伯比與鄖公

之女淫而生子奔諸夢中言已與懷王俱獵趨於夢澤之中課第羣臣先至後至也良曰楚人名草中為夢餘

同注君王親發兮憚青兕也言懷王是時親自射獸驚

青兕牛而不能制也言當侍從君田獵今乃放逐朱明

歎而自傷閔銑曰憚懼也青兕獸名餘注同承夜兮時不可淹逸曰朱明日也承續也淹淹久也言

久處當即歸來也向曰言日皋蘭被徑兮斯路漸

夜相承四時不得淹止餘注同反逸曰皋澤也被覆也徑路也漸沒也言澤中香草

茂盛覆被徑路人無采取者水卒增溢漸沒其道將弃

捐也以言賢人久處山野君不湛湛江水兮上有楓音

事用亦將隕顛也翰注同逸曰湛湛水兒楓木名也言湛湛江水浸潤楓木使

之茂盛傷已不蒙君惠而身放棄曾不如樹木而得其

所也或曰水旁林中鳥獸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逸曰言湖澤博

平春時草短望見千里令人愁思而傷心也或曰蕩春心蕩滌也言春時平望遠可以條蕩愁思之心良注

同魂兮歸來哀江南逸曰言魂魄當急來以歸江南土地僻遠山林嶮峻誠可哀傷不足

處也銑曰欲使原復歸於郢故言江南之地可哀如此皆諷君之辭

招隱士

逸曰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

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彰其志也

劉安

向曰漢書云淮南王安為人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後謀反自殺招隱士者淮南小

山之所作也初安好士八公之徒咸慕其德各竭材智著述篇章分其辭賦以類相次或

稱大山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逸同向注

桂樹叢生兮

逸曰桂樹芬香以興屈原之忠也

山之幽

逸曰遠去朝廷而隱藏也翰

曰桂香木喻屈原忠良而竄在草澤

偃蹇連卷

權

兮

逸曰容兒美好德茂盛也

枝相繚

居休反輔賢君楨幹也

逸曰信義枝結條理成也以言才德高明宜濟曰皆桂樹之美兒亦喻原之美行

山氣隴

五臣本作隴力孔切

從兮

逸曰岑峯嶮峻雲壅鬱也壅

良曰隴從雲氣兒

石嵯峨

逸曰嵯峨截薛峻蔽日也良曰嵯峨高兒

谿谷嶄

仕

巖兮

逸曰崎嶇閑寫

險阻嶮也間

呼雅切寫于軌切銳曰嶄巖險峻兒

水增

五臣本作增

波

逸曰涌躍澧沛

疾也流迅

援狄救

羣嘯兮

逸曰禽獸所居志樂佚也

虎豹嘯

胡高反逸曰猛獸爭食

欲相訖也。以言山谷之中，幽深嶮阻，非君子之所處也。

援狄虎豹，非賢者之偶也。訖下沒切。銑曰：嘯嗥皆聲。

也。數原於山。攀援桂枝兮。逸曰：登引山。聊淹留。逸曰：便。

中與此為隅。攀援桂枝兮。木遠望愁也。聊淹留。旋中野。

立踟躕也。翰曰：援持也。言原王孫游兮。逸曰：隱士避。

引持美行淹留於此，以待明君。王孫游兮。處在山隅也。

不歸。逸曰：違背舊土，棄室家也。春草生兮。逸曰：萬物。

濟曰：原與楚同姓，故云王孫。春草生兮。蠢動抽萌。

芽。萋萋也。逸曰：垂條吐葉，紛榮華。歲暮兮。逸曰：年齒已老。

也。萋萋也。濟曰：萋萋草色。歲暮兮。壽命衰也。良。

曰：歲暮。不自聊。逸曰：心中煩亂，常含憂也。蟋蟀鳴。

喻老也。不自聊。良曰：不自聊，心煩憂也。蟋蟀鳴。

兮。逸曰：蜩蟬得夏，喜呼號。啾啾。子由反。逸曰：秋節將。

也。良曰：蟋蟀夏蟬也。啾啾。至悲嘹嘯也。以言物盛。

則哀樂極，則憂不宜久。隱失。塊。鳥兮。鳥點反。逸曰。

盛時也。良曰：啾啾聲也。塊。郎。兮。車。霧氣昧也。翰。

注同山曲峴佛逸曰盤詰心淹留兮逸曰志望絕洞荒

上忽逸曰亡妃匹也向罔兮沕音勿濟曰失志兒

僚聊兮慄音栗良曰傷切虎豹逸曰穿穴

嚟音料峴音血銳曰叢薄深林兮逸曰攢人上慄逸

既危苦又進虎豹之穴之穴叢薄深林兮逸曰攢人上慄逸

恐變色也向曰慄戰也嶽欽嶮綺礧蟻兮欺硯於礧在硯水

魚委五臣本作硯礧礧逸曰山阜樹輪濟曰輪相

紀五臣本兮逸曰交林木五臣本無友五臣本作觚音

爰音跋濟注同青莎雜五臣本樹兮頰煩草霍髓靡

逸曰草木列居隨風披敷
良曰莎蘋皆草名餘注同

白鹿麇

居麇

五臣本作麇音加

兮或

騰或倚

逸曰衆禽並游走住殊異

銑

狀貌崢嶸

兮

峨峨

逸曰頭角甚殊

向曰

淒淒兮漣漣

疏綺反

逸

毛衣若濡

向注同獼猴兮熊羆

逸曰百獸皆具也

慕類兮以悲

逸曰哀已不遇

也從此已上皆陳山林傾危草木茂盛麋鹿所居虎兕

所聚不宜育道德養情性欲屈原還歸郢也

翰曰言

山中之獸猶慕倚類而悲哀放

攀援桂枝兮

逸曰配託

弃獨處實難為心也餘同逸注

攀援桂枝兮

香木誓同

志也聊淹留

逸曰踟躕徘徊待明時也

虎豹闕兮

逸曰殘賊之獸忽忽怒也

熊羆咆

蒲交反

逸曰貪殺之獸

禽獸駭兮

逸曰雉兔之羣驚奔走也

跳梁吼也

濟曰咆聲也

禽獸駭兮

良曰駭

驚亡其曹

逸曰違離鄉黨失羣偶也

良曰曹耦也

王孫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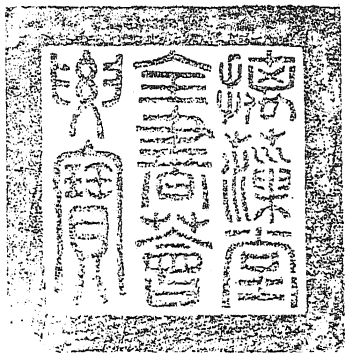
歸來

逸曰旋反舊邑入故宇也

山中今不可以久留

逸曰誠多患害難隱處也

文選卷三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劉天蒼